

越绝书

袁康、吴平

提要

《越绝书》十五卷，不著撰人名氏。书中《吴地传》称勾践徙琅琊，到建武二十八年，凡五百六十七年，则后汉初人也。书末《叙外传记》以庾词隐其姓名。其云以去为姓，得衣乃成，是袁字也。厥名有米，覆之以庚，是康字也。禹来东征，死葬其疆，是会稽人也。又云文词属定，自於邦贤，以口为姓，承之以天，是吴字也。楚相屈原，与之同名，是平字也。然则此书为会稽袁康所作，同郡吴平所定也。王充《论衡·按书篇》曰：东番邹伯奇，临淮袁太伯、袁文衡，会稽吴君高、周长生之辈，位虽不至公卿，诚能知之囊橐，文雅之英雄也。观伯奇之《元思》、太伯之《易童句》（案童疑作章），文术之《箴铭》，君高之《越组录》，长生之《洞历》，刘子政、扬子云不能过也。所谓吴君高殆即平字，所谓《越组录》殆即此书欤？杨慎《丹铅录》、胡侍《珍珠船》、田艺衡《留青日札》皆有是说。核其文义，一一吻合。《隋唐志》皆云子贡作，非其实矣。其文纵横曼衍，与《吴越春秋》相类，而博丽奥衍则过之。中如《计倪内经》军气之类，多杂术数家言。皆汉人专门之学，非后来所能依托也。此本与《吴越春秋》皆大德丙午绍兴路所刊。卷末一跋，诸本所无。惟申明复仇之义，不著姓名。详其词意，或南宋人所题耶？郑明选《秕言》引《文选·七命》注引《越绝书》：大翼一艘十丈，中翼九丈六尺，小翼九丈。又称王鏊《震泽长语》引《越绝书》，风起震方云云。谓今本皆无此语，疑更有全书，惜未之见。案《崇文总目》称《越绝书》旧有内记八、外传十七。今文题阙舛，裁二十篇。是此书在北宋之初已佚五篇。选注所引盖佚篇之文，王鏊所称亦他书所引佚篇之文。以为此本之外更有全书，则明选误矣。别有《续越绝书》二卷，上卷曰《内传本事》、《吴内传》、《德序记》、《子游内经外传》、《越绝后语》、《西施郑旦外传》；下卷曰《越外传》、《杂事别传》、《变越上别传》、《变越下经》、《内雅琴考序传后记》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谓为钱伪撰，诡云得之石匣中。与彝尊友善，所言当实。今未见传本，其伪妄亦不待辨。以其续此书而作，又即托於撰此书之人，恐其幸而或传，久且乱真。又恐其或不能传，而好异者耳闻其说，且疑此书之真有续编，故附订其伪於此，释来者之惑焉。

越绝卷第一

越绝外传本事第一

问曰：“何谓越绝？”“越者，国之氏也。”“何以言之？”“按春秋序齐鲁，皆以国为氏姓，是以明之。绝者，绝也。谓句践时也。当是之时，齐将伐鲁，孔子耻之，故子贡说齐以安鲁。子贡一出，乱齐，破吴，兴晋，疆越。其后贤者辩士，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，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，唇之与齿，表之与里，盖要其意，览史记而述其事也。”

问曰：“何不称越经书记，而言绝乎？”曰：“不也。绝者，绝也。句践之时，天子微弱，诸侯皆叛。于是句践抑疆扶弱，绝恶反之于善，取舍以道，沛归于宋，浮陵以付楚，临沂、开阳，复之于鲁。中国侵伐，因斯衰止。以其诚在于内，威发于外，越专其功，故曰越绝。故作此者，贵其内能自约，外能绝人也。贤者所述，不可断绝，故不为记明矣。”

问曰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任用贤者，诛服疆楚，何不言齐绝乎？”曰：“桓公，中国。兵疆霸世之后，威凌诸侯，服疆楚，此正宜耳。夫越王句践，东垂海滨，夷狄文身，躬而自苦，任用贤臣，转死为生，以败为成。越伐疆吴，尊事周室，行霸琅邪，躬自省约，率道诸侯，贵其始微，终能以霸，故与越专其功而有之也。”

问曰：“然越专其功而有之，何不第一，而卒本吴太伯为？”曰：“小越而大吴。”“小越大吴奈何？”曰：“吴有子胥之教，霸世甚久。北陵齐、楚，诸侯莫敢叛者，乘，薛、许、邾、莒、莒旁穀趋走，越王句践属刍莖养马，诸侯从之，若果中之李。反邦七年，焦思苦身，

克己自责，任用贤人。越伐疆吴，行霸诸侯，故不使越第一者，欲以贬大吴，显弱越之功也。”

问曰：“吴亡而越兴，在天与？在人乎？”“皆人也。夫差失道，越亦贤矣。湿易雨，饥易助。”曰：“何以知独在人乎？”“子贡与夫子坐，告夫子曰：‘太宰死。’夫子曰：‘不死也。’如是者再。子贡再拜而问：‘何以知之？’夫子曰：‘天生宰嚭者，欲以亡吴。吴今未亡，宰何病乎？’后来言不死。圣人不妄言，是以明知越霸矣。”“何以言之？”曰：“种见蠡之时，相与谋道：‘东南有霸兆，不如往仕。’相要东游，入越而止。贤者不妄言，以是知之焉。”

问曰：“越绝谁所作？”“吴越贤者所作也。当此之时，见夫子删书作春秋，定王制，贤者嗟叹，决意览史记，成就其事。”

问曰：“作事欲以自着，今但言贤者，不言姓字何？”曰：“是人有大雅之才，直道一国之事，不见姓名，小之辞也。或以为子贡所作，当挟四方，不当独在吴越。其在吴越，亦有因矣。此时子贡为鲁使，或至齐，或至吴。其后道事以吴越为喻，国人承述，故直在吴越也。当是之时，有圣人教授六艺，删定五经，七十二子，养徒三千，讲习学问鲁之阙门。越绝，小艺之文，固不能布于四方，焉有诵读先圣贤者，所作未足自称，载列姓名，直斥以身者也？一说盖是子胥所作也。夫人情，泰而不作，穷则怨恨，怨恨则作，犹诗人失职怨恨，忧嗟作诗也。子胥怀忠，不忍君沈惑于谗，社稷之倾。绝命危邦，不顾长生，切切争谏，终不见听。忧至患致，怨恨作文。不侵不差，抽引本末。明己无过，终不遗力。诚能极智，不足以身当之，嫌于求誉，是以不着姓名，直斥以身者也。后人述而说之，仍稍成中外篇焉。”

问曰：“或经或传，或内或外，何谓？”曰：“经者，论其事，传者，道其意，外者，非一人所作，颇相覆载。或非其事，引类以托意。说之者见夫子删诗、书，就经易，亦知小艺之复重。又各辩士所述，不可断绝。小道不通，偏有所期。明说者不专，故删定复重，以为中外篇。”

越绝荆平王内传第二

昔者，荆平王有臣伍子奢。奢得罪于王，且杀之，其二子出走，伍子尚奔吴，伍子胥奔郑。王召奢而问之，曰：“若召子，孰来也？”子奢对曰：“王问臣，对而畏死，不对不知子之心者。尚为人也，仁且智，来之必入，胥为人也，勇且智，来必不入。胥且奔吴邦，君王必早闭而晏开，胥将使边境有大忧。”

于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于吴，曰：“子父有罪，子入，则免之，不入，则杀之。”子胥闻之，使人告子尚于吴：“吾闻荆平王召子，子必毋入。胥闻之，入者穷，出者报仇。入者皆死，是不智也。死而不报父之仇，是非勇也。”子尚对曰：“入则免父之死，不入则不仁。爱身之死，绝父之望，贤士不为也。意不同，谋不合，子其居，尚请入。”

荆平王复使使者召子胥于郑，曰：“子入，则免父死，不入，则杀之。”子胥介胄彀弓，出见使者，谢曰：“介胄之士，固不拜矣。请有道于使者：王以奢为无罪，赦而蓄之，其子又何适乎？”使者还报荆平王，王知子胥不入也，杀子奢而并杀子尚。

子胥闻之，即从横岭上大山，北望齐晋，谓其舍人曰：“去，此邦堂堂，被山带河，其民重移。”于是乃南奔吴。至江上，见渔者，曰：“来，渡我。”渔者知其非常人也，欲往渡之，恐人知之，歌而往过之，曰：“日昭昭，侵以施，与子期甫芦之碕。”子胥即从渔者之芦碕。日入，渔者复歌往，曰：“心中目施，子可渡河，何为不出？”船到即载，入船而伏。半江，而仰谓渔者曰：“子之姓为谁？还，得报子之厚德。”渔者曰：“纵荆邦之贼者，我也，报荆邦之仇者，子也。两而不仁，何相问姓名为？”子胥即解其剑，以与渔者，曰：“吾先人之剑，直百金，请以与子也。”渔者曰：“吾闻荆平王有令曰：‘得伍子胥者，购之千金。’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，何以百金之剑为？”渔者渡于于斧之津，乃发其箪饭，清其壶浆而食，曰：“亟食而去，毋令追者及子也。”子胥曰：“诺。”子胥食已而去，顾谓渔者曰：“掩尔壶浆，无令之露。”渔者曰：“诺。”子胥行，即覆船，挟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，明无泄也。

子胥遂行。至溧阳界中，见一女子击絮于濑水之中，子胥曰：“岂可得托食乎？”女子曰：

“诺。”即发箪饭，清其壶浆而食之。子胥食已而去，谓女子曰：“掩尔壶浆，毋令之露。”女子曰：“诺。”子胥行五步，还顾女子，自纵于濑水之中而死。

子胥遂行。至吴。徒跣被发，乞于吴市。三日，市正疑之，而道于阖庐曰：“市中有非常人，徒跣被发，乞于吴市三日矣。”阖庐曰：“吾闻荆平王杀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，其子子胥勇且智，彼必经诸侯之邦可以报其父仇者。”王者使召子胥。入，吴王下阶迎而唁，数之曰：“吾知子非恒人也，何素穷如此？”子胥跪而垂泣曰：“胥父无罪而平王杀之，而并其子尚。子胥逃出走，唯大王可以归骸骨者，惟大王哀之。”吴王曰：“诺。”上殿与语，三日三夜，语无复者。王乃号令邦中：“无贵贱长少，有不听子胥之教者，犹不听寡人也，罪至死，不赦。”

子胥居吴三年，大得吴众。阖庐将为之报仇，子胥曰：“不可。臣闻诸侯不为匹夫兴师。”于是止。其后荆将伐蔡，子胥言之阖庐，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。十五战，十五胜。荆平王已死，子胥将卒六千，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：“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，今此报子也。”

后，子昭王、臣司马子期、令尹子西归，相与计谋：“子胥不死，又不入荆，邦犹未得安，为之奈何？莫若求之而与之同邦乎？”昭王乃使使者报子胥于吴，曰：“昔者吾先人杀子之父，而非其罪也。寡人尚少，未有所识也。今子大夫报寡人也特甚，然寡人亦不敢怨子。今子大夫何不归来归子故坟墓丘冢为？我邦虽小，与子同有之，民虽少，与子同使之。”子胥曰：“以此为名，名即章，以此为利，利即重矣。前为父报仇，后求其利，贤者不为也。父已死，子食其禄，非父之义也。”使者遂还，乃报荆昭王曰：“子胥不入荆邦，明矣。”

越绝卷第二

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

昔者，吴之先君太伯，周之世，武王封太伯于吴，到夫差，计二十六世，且千岁。阖庐之时，大霸，筑吴越城。城中有小城二。徙治胥山。后二世而至夫差，立二十三年，越王句践灭之。

阖庐宫，在高平里。

射台二，一在华池昌里，一在安阳里。

南城宫，在长乐里，东到春申君府。

秋冬治城中，春夏治姑胥之台。旦食于纽山，昼游于胥母，射于鸥陂，驰于游台，兴乐石城，走犬长洲。

吴王大霸，楚昭王、孔子时也。

吴大城，周四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。陆门八，其二有楼。水门八。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，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，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，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。阖庐所造也。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。

吴小城，周二里。其下广二丈七尺，高四丈七尺。门三，皆有楼，其二增水门二，其一有楼，一增柴路。

东宫周一里二百七十步。路西宫在长秋，周一里二十六步。秦始皇帝十一年，守宫者照燕失火，烧之。

伍子胥城，周九里二百七十步。

小城东西从武里，面从小城北。

邑中径从闾门到娄门，九里七十二步，陆道广二十三步，平门到蛇门，十里七十五步，陆道广三十三步。水道广二十八步。

吴古故陆道，出胥门，奏出土山，度灌邑，奏高颈，过犹山，奏太湖，随北顾以西，度阳下溪，过历山阳、龙尾西大决，通安湖。

吴古故水道，出平门，上郭池，入渚，出巢湖，上历地，过梅亭，入杨湖，出渔浦，入大江，奏广陵。

吴古故从由拳辟塞，度会夷，奏山阴。辟塞者，吴备候塞也。

居东城者，阖庐所游城也，去县二十里。

柴辟亭到语儿就李，吴侵以为战地。

百尺渚，秦淮，吴以达粮。

千里庐虚者，阖庐以铸干将剑。欧冶僮女三百人。去县二里，南达江。

阖门外高颈山东桓石人，古者名“石公”，去县二十里。

阖门外郭中冢者，阖庐冰室也。

阖庐冢，在阖门外，名虎丘。下池广六十步，水深丈五尺。铜椁三重。瀕池六尺。玉凫之流，扁诸之剑三千，方圆之口三千。时耗、鱼肠之剑在焉。十万人筑治之。取土临湖口。葬三日而白虎居上，故号为虎丘。

虎丘北莫格冢，古贤者避世冢，去县二十里。

被奏冢，邓大冢是也，去县四十里。

阖庐子女冢，在阖门外道北。下方池广四十八步，水深二丈五尺。池广六十步，水深丈五寸。隧出庙路以南，通姑胥门。并周六里。舞鹤吴市，杀生以送死。

余杭城者，襄王时神女所葬也。神多灵。

巫门外麋湖西城，越宋王城也。时与摇城王周宋君战于语招，杀周宋君。毋头骑归，至武里死亡，葬武里南城。午日死也。

巫门外冢者，阖庐冰室也。

巫门外大冢，吴王客齐孙武冢也，去县十里。善为兵法。

蛇门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，故曰王世子造以为田。塘去县二十五里。

洋中塘，去县二十六里。

蛇门外大丘，吴王不审名冢也，去县十五里。

筑塘北山者，吴王不审名冢也，去县二十里。

巫门外欆溪棣中连乡大丘者，吴故神巫所葬也，去县十五里。

娄门外马亭溪上复城者，故越王余复君所治也，去县八十里。是时烈王归于越，所载襄王之后，不可继述。其事书之马亭溪。

娄门外鸿城者，故越王城也，去县百五十里。

娄门外鸡陂墟，故吴王所畜鸡处，使李保养之，去县二十里。

胥门外有九曲路，阖庐造以游姑胥之台，以望太湖中，窥百姓。去县三十里。

齐门，阖庐伐齐，大克，取齐王女为质子，为造齐门，置于水海虚。其台在车道左、水海右。去县七十里。齐女思其国死，葬虞西山。

吴北野禹栎东所舍大口者，吴王田也，去县八十里。

吴西野鹿陂者，吴王田也。今分为耦渚，胥卑虚，去县二十里。

吴北野胥主口者，吴王女胥主田也，去县八十里。

麋湖城者，阖庐所置麋也，去县五十里。

欆溪城者，阖庐所置船宫也。阖庐所造。

娄门外力士者，阖庐所造，以备外越。

巫欆城者，阖庐所置诸侯远客离城也，去县十五里。

由钟穷隆山者，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，去县二十里。子胥死，民思祭之。

苻碓山，故为鹤阜山，禹游天下，引湖中柯山置之鹤阜，更名苻碓。

放山者，在苻碓山南。以取长之苻碓山下，故有乡名苻邑。吴王恶其名，内郭中，名通陵乡。

苻碓山南有大石，古者名为“坠星”，去县二十里。

抚侯山者，故阖庐治以诸侯冢次，去县二十里。

吴东徐亭东西南北通溪者，越荆王所置，与麋湖相通也。

马安溪上干城者，越干王之城也，去县七十里。

巫门外冤山大冢，故越王王史冢也，去县二十里。

摇城者，吴王子居焉，后越摇王居之。稻田三百顷，在邑东南，肥饶，水绝。去县五十里。

胥女大冢，吴王不审名冢也，去县四十五里。

蒲姑大冢，吴王不审名冢也，去县三十里。

石城者，吴王阖庐所置美人离城也，去县七十里。

通江南陵，摇越所凿，以伐上舍君。去县五十里。

娄东十里坑者，古名长人坑，从海上来。去县十里。

海盐县，始为武原乡。

娄北武城，阖庐所以候外越也，去县三十里。今为乡也。

宿甲者，吴宿兵候外越也，去县百里，其东大冢，摇王冢也。

乌程、余杭、黟、歙、无湖、石城县以南，皆故大越徙民也。秦始皇帝刻石徙之。

乌伤县常山，古人所采药也，高且神。

齐乡，周十里二百一十步，其城六里三十步，墙高丈二尺，百七十步，竹格门三，其二有屋。

虞山者，巫咸所出也。虞故神出奇怪。去县百五里。

母陵道，阳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语昭。郭周十里百一十步，墙高丈二尺。陵门四，皆有屋。水门二。

无锡城，周二里十九步，高二丈七尺，门一楼四。其郭周一里百二十八步，墙一丈七尺，门皆有屋。

无锡历山，春申君时盛祠以牛，立无锡塘。去吴百二十里。

无锡湖者，春申君治以为陂，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。田名胥卑。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，以写西野。去县三十五里。

无锡西龙尾陵道者，春申君初封吴所造也。属于无锡县。以奏吴北野胥主口。

曲阿，故为云阳县。

毗陵，故为延陵，吴季子所居。

毗陵县南城，故古淹君地也。东南大冢，淹君子女冢也。去县十八里。吴所葬。

毗陵上湖中冢者，延陵季子冢也，去县七十里。上湖通上洲。季子冢古名延陵墟。

蒸山南面夏驾大冢者，越王不审名冢，去县三十五里。

秦余杭山者，越王栖吴夫差山也，去县五十里。山有湖水，近太湖。

夫差冢，在犹亭西卑犹位。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。近太湖七里。

三台者，太宰嚭、逢同妻子死所在也，去县十七里。

太湖，周三万六千顷。其千顷，乌程也。去县五十里。

无锡湖，周万五千顷。其一千三顷，毗陵上湖也。去县五十里。一名射贵湖。

尸湖，周二千二百顷，去县百七十里。

小湖，周千三百二十顷，去县百里。

耆湖，周六万五千顷，去县百二十里。

乘湖，周五百顷，去县五里。

犹湖，周三百二十顷，去县十七里。

语昭湖，周二百八十顷，去县五十里。

作湖，周百八十顷，聚鱼多物，去县五十五里。

昆湖，周七十六顷一亩，去县一百七十五里。一名隐湖。

湖王湖，当问之。

丹湖，当问之。

吴古故祠江汉于棠浦东，江南为方墙，以利朝夕水。古太伯君吴，到阖庐时绝。

胥女南小蜀山，春申君客卫公子冢也，去县三十五里。

白石山，故为胥女山，春申君初封吴，过，更名为白石。去县四十里。

今太守舍者，春申君所造，后殿屋以为桃夏宫。

今宫者，春申君子假君宫也。前殿屋盖地东西十七丈五尺，南北十五丈七尺。堂高四丈，十雷高丈八尺。殿屋盖地东西十五丈，南北十丈二尺七寸。户雷高丈二尺。库东乡屋南北四十丈八尺，上下户各二。南乡屋东西六十四丈四尺，上户四，下户三。西乡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，上户三，下户二。凡百四十九丈一尺。檐高五丈二尺。雷高二丈九尺。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。春申君所造。

吴两仓，春申君所造。西仓名曰均输，东仓周一里八步。后烧。更始五年，太守李君治东仓为属县屋，不成。

吴市者，春申君所造，阙两城以为市。在湖里。

吴诸里大闭，春申君所造。

吴狱庭，周三里，春申君时造。

土山者，春申君时治以为贵人冢次，去县十六里。

楚门，春申君所造。楚人从之，故为楚门。

路丘大冢，春申君客冢。不立，以道终之。去县十里。

春申君，楚考烈王相也。烈王死，幽王立，封春申君于吴。三年，幽王征春申为楚令尹，春申君自使其子为假君治吴。十一年，幽王征假君与春申君，并杀之。二君治吴凡十四年。后十六年，秦始皇并楚，百越叛去，更名大越为山阴也。春申君姓黄，名歇。

巫门外冢冢者，春申君去吴，假君所思处也。去县二十三里。

寿春东鳧陵亢者，古诸侯王所葬也。楚威王与越王无疆并。威王后烈王，子幽王，后怀王也。怀王子顷襄王也，秦始皇灭之。秦始皇造道陵南，可通陵道，到由拳塞，同起马塘，湛以为陂，治陵水道到钱唐，越地，通浙江。秦始皇发会稽适戍卒，治通陵高以南陵道，县相属。

秦始皇帝三十七年，坏诸侯郡县城。

太守府大殿者，秦始皇刻石所起也。到更始元年，太守许时烧。六年十二月乙卯凿官池，东西十五丈七尺，南北三十丈。

汉高帝封有功，刘贾为荆王，并有吴。贾筑吴市西城，名曰定错城，属小城，北到平门，丁将军筑治之。十一年，淮南王反，杀刘贾。后十年，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，治广陵，并有吴。立二十一年，东渡之吴，十日还去。立四十二年，反。西到陈留县，还奔丹阳，从东欧。越王弟夷乌将军杀濞。东欧王为彭泽王，夷乌将军今为平都王。濞父字为仲。

匠门外信士里东广平地者，吴王濞时宗庙也。太公、高祖在西，孝文在东。去县五里。永光四年，孝元帝时，贡大夫请罢之。

桑里东今舍西者，故吴所畜牛、羊、豕、鸡也，名为牛宫。今以为园。

汉文帝前九年，会稽并故鄣郡。太守治故鄣，都尉治山阴。前十六年，太守治吴郡，都尉治钱唐。

汉孝景帝五年五月，会稽属汉。属汉者，始并事也。汉孝武帝元封元年，阳都侯归义，置由钟。由钟初立，去县五十里。

汉孝武元封二年，故鄣以为丹阳郡。

天汉五年四月，钱唐浙江岑石不见，到七年，岑石复见。

越王句践徙琅邪，凡二百四十年，楚考烈王并越于琅邪。后四十余年，秦并楚。复四十年，汉并秦。到今二百四十二年。句践徙琅邪到建武二十八年，凡五百六十七年。

越绝卷第三

越绝吴内传第四

吴何以称人乎？夷狄之也。忧中邦奈何乎？伍子胥父诛于楚，子胥挟弓，身干阖庐。阖庐曰：“士之甚，勇之甚。”将为之报仇。子胥曰：“不可，诸侯不为匹夫报仇。臣闻事君犹事父也，亏君之行，报父之仇，不可。”于是止。

蔡昭公南朝楚，被羔裘，囊瓦求之，昭公不与。即拘昭公南郢，三年然后归之。昭公去，至河，用事曰：“天下谁能伐楚乎？寡人愿为前列！”楚闻之，使囊瓦兴师伐蔡。昭公闻子胥在吴，请救蔡。子胥于是报阖庐曰：“蔡公南朝，被羔裘，囊瓦求之，蔡公不与，拘蔡公三年，然后归之。蔡公至河，曰：‘天下谁能伐楚者乎？寡人愿为前列。’楚闻之，使囊瓦兴师伐蔡。蔡非有罪，楚为无道。君若有忧中国之事意者，时可矣。”阖庐于是使子胥兴师，救蔡而伐楚。楚王已死，子胥将卒六千人，操鞭笞平王之坟，曰：“昔者吾先君无罪，而子杀之，今此以报子也！”君舍君室，大夫舍大夫室，盖有妻楚王母者。

囊瓦者何？楚之相也。郢者何？楚王治处也。吴师何以称人？吴者，夷狄也，而救中邦，称人，贱之也。

越王句践欲伐吴王阖庐，范蠡谏曰：“不可。臣闻之，天贵持盈，持盈者，言不失阴阳、日月、星辰之纲纪。地贵定倾，定倾者，言地之长生，丘陵平均，无不得宜。故曰地贵定倾。人贵节事，节事者，言王者已下，公卿大夫，当调阴阳，和顺天下。事来应之，物来知之，天下莫不尽其忠信，从其政教，谓之节事。节事者，至事之要也。天道盈而不溢，盛而不骄者，言天生万物，以养天下。蠓飞蠕动，各得其性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不失其常。故曰天道盈而不溢，盛而不骄者也。地道施而不德，劳而不矜其功者也，言地生长五谷，持养万物，功盈德博，是所施而不德，劳而不矜其功者矣。言天地之施，大而不有功者也。人道不逆四时者，言王者以下，至于庶人，皆当和阴阳四时之变，顺之者有福，逆之者有殃。故曰人道不逆四时之谓也。因昏视动者，言存亡吉凶之应，善恶之叙，必有渐也。天道未作，不先为客者。”

范蠡值吴伍子胥教化，天下从之，未有死亡之失，故以天道未作，不先为客。言客者，去其国，入人国。地兆未发，不先动众，言王者以下，至于庶人，非暮春中夏之时，不可以种五谷、兴土利，国家不见死亡之失，不可伐也。故地兆未发，不先动众，此之谓也。

吴人败于就李，吴之战地。败者，言越之伐吴，未战，吴阖庐卒，败而去也。卒者，阖庐死也。天子称崩，诸侯称薨，大夫称卒，士称不禄。阖庐，诸侯也，不称薨而称卒者，何也？当此之时，上无明天子，下无贤方伯，诸侯力政，疆者为君。南夷与北狄交争，中国不绝如线矣。臣弑君，子弑父，天下莫能禁止。于是孔子作春秋，方据鲁以王。故诸侯死皆称卒，不称薨，避鲁之溢也。

晋公子重耳之时，天子微弱，诸侯力政，疆者为君。文公为所侵暴，失邦，奔于翟。三月得反国政，敬贤明法，率诸侯朝天子，于是诸侯皆从，天子乃尊。此所谓晋公子重耳反国定天下。

齐公子小白，亦反齐国而匡天下者。齐大夫无知，弑其君诸儿。其子二人出奔。公子纠奔鲁。鲁者，公子纠母之邦。小白奔莒，莒者，小白母之邦也。齐大臣鲍叔牙为报仇，杀无知，故兴师之鲁，聘公子纠以为君。鲁庄公不与。庄公，鲁君也，曰：“使齐以国事鲁，我与汝君。不以国事鲁，我不与汝君。”于是鲍叔牙还师之莒，取小白，立为齐君。小白反国，用管仲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故为桓公。此之谓也。

尧有不慈之名。尧太子丹朱倨骄，怀禽兽之心，尧知不可用，退丹朱而以天下传舜。此之谓尧有不慈之名。

舜有不孝之行。舜亲父假母，母常杀舜。舜去，耕历山。三年大熟，身自外养，父母皆饥。舜父顽，母嚚，兄狂，弟敖。舜求为变心易志。舜为瞽瞍子也，瞽瞍欲杀舜，未尝可得。

呼而使之，未尝不在侧。此舜有不孝之行。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，言舜父瞽瞍，用其后妻，常欲杀舜，舜不为失孝行，天下称之。尧闻其贤，遂以天下传之。此为王天下。仇者，舜后母也。

桓公召其贼而霸诸侯者，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纠，纠与桓争国，管仲张弓射桓公，中其带钩，桓公受之，赦其大罪，立为齐相。天下莫不向服慕义。是谓召其贼霸诸侯也。

夏启献牺于益。启者，禹之子。益与禹臣于舜，舜传之禹，荐益而封之百里。禹崩，启立，晓知王事，达于君臣之义。益死之后，启岁善牺牲以祠之。经曰：“夏启善牺于益。”此之谓也。

汤献牛荆之伯。之伯者，荆州之君也。汤行仁义，敬鬼神，天下皆一心归之。当是时，荆伯未从也，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。荆伯乃媿然曰：“失事圣人礼。”乃委其诚心。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。

越王句践反国六年，皆得士民之众，而欲伐吴。于是乃使之维甲。维甲者，治甲系断。修内矛赤鸡稽繇者也，越人谓“人铍”也。方舟航买仪尘者，越人往如江也。治须虑者，越人谓船为“须虑”。亟怒纷纷者，怒貌也，怒至。士击高文者，跃勇士也。习之于夷。夷，海也。宿之于菜。菜，野也。致之于单。单者，堵也。

舜之时，鯀不从令。尧遭帝喾之后乱，洪水滔天，尧使鯀治之，九年弗能治。尧七十年而得舜，舜明知人情，审于地形，知鯀不能治，数谏不去，尧殛之羽山。此之谓舜之时，鯀不从令也。

殷汤遭夏桀无道，残贼天下，于是汤用伊尹，行至圣之心。见桀无道虐行，故伐夏放桀，而王道兴跃。革乱补弊，移风易俗，改制作新，海内毕贡，天下承风。汤以文圣，此之谓也。

文王以务争者，纣为天下，残贼奢佚，不顾邦政。文王百里，见纣无道，诛杀无刑，赏赐不当，文王以圣事纣，天下皆尽诚知其贤圣，从之。此谓文王以务争也。纣以恶刑争，文王行至圣，以仁义争，此之谓也。

武王以礼信。文王死九年，天下八百诸侯，皆一旦会于孟津之上。不言同辞，不呼自来，尽知武王忠信，欲从武王，与之伐纣。当是时，比干、箕子、微子尚在，武王贤之，未敢伐也，还诸侯。归二年，纣贼比干，囚箕子，微子去之。剗妊妇，残朝涉。武王见贤臣已亡，乃朝天下，兴师伐纣，杀之。武王未下车，封比干之墓，发太仓之粟，以贍天下，封微子于宋。此武王以礼信也。

周公以盛德。武王封周公，使傅相成王。成王少，周公臣事之。当是之时，赏赐不加于无功，刑罚不加于无罪。天下家给人足，禾麦茂美。使人以时，说之以礼。上顺天地，泽及夷狄。于是管叔、蔡叔不知周公而谗之成王。周公乃辞位，出，巡狩于边一年。天暴风雨，日夜不休，五谷不生，树木尽偃。成王大恐，乃发金滕之柜，察周公之册，知周公有盛德。王乃夜迎周公，流涕而行。周公反国，天应之福。五谷皆生，树木皆起，天下皆实。此周公之盛德也。

越绝卷第四

越绝计倪内经第五

昔者，越王句践既得反国，欲阴谋吴。乃召计倪而问焉，曰：“吾欲伐吴，恐弗能取。山林幽冥，不知利害所在。西则迫江，东则薄海，水属苍天，下不知所止。交错相过，波涛浚流，沈而复起，因复相还。浩浩之水，朝夕既有时，动作若惊骇，声音若雷霆。波涛援而起，船失不能救，未知命之所维。念楼船之苦，涕泣不可止。非不欲为也，时返不知所在，谋不成而息，恐为天下咎。以敌攻敌，未知谁负。大邦既已备，小邑既已保，五谷既已收。野无积庾，廩粮则不属，无所安取？恐津梁之不通，劳军纾吾粮道。吾闻先生明于时交，察于道理，恐动而无功，故问其道。”计倪对曰：“是固不可。兴师者必先蓄积食、钱、布、帛。不先蓄积，士卒数饥。饥则易伤，重迟不可战。战则耳目不聪明，耳不能听，视不能见，什部

之不能使，退之不能解，进之不能行。饥馑不可以动，神气去而万里。伏弩而乳，郅头而皇皇。疆弩不彀，发不能当。旁军见弱，走之如犬逐羊。靡从部分，伏地而死，前顿后僵。与人同时而战，独受天之殃。未必天之罪也，亦在其将。王兴师以年数，恐一旦而亡。失邦无明，筋骨为野。”越王曰：“善。请问其方。吾闻先生明于治岁，万物尽长。欲闻其治术，可以为教常。子明以告我，寡人弗敢忘。”

计倪对曰：“人之生无几，必先忧积蓄，以备妖祥。凡人生或老或弱，或疆或怯，不早备生，不能相葬。王其审之。必先省赋敛，劝农桑。饥馑在问，或水或塘。因熟积以备四方。师出无时，未知所当。应变而动，随物常羊。卒然有师，彼日以弱，我日以疆。得世之和，擅世之阳，王无忽忘。慎无如会稽之饥，不可再更。王其审之。尝言息货，王不听，臣故退而不言，处于吴、楚、越之间，以鱼三邦之利，乃知天下之易反也。臣闻君自耕，夫人自织，此竭于庸力，而不断时与智也。时断则循，智断则备。知此二者，形于体万物之情，短长逆顺，可观而已。臣闻炎帝有天下，以传黄帝。黄帝于是上事天，下治地。故少昊治西方，蚩尤佐之，使主金。玄冥治北方，白辨佐之，使主水。太皞治东方，袁何佐之，使主木。祝融治南方，仆程佐之，使主火。后土治中央，后稷佐之，使主土。并有五方，以为纲纪。是以易地而辅，万物之常。王审用臣之议，大则可以王，小则可以霸，于何有哉？”

越王曰：“请问其要。”计倪对曰：“太阴三岁处金则穰，三岁处水则毁，三岁处木则康，三岁处火则旱。故散有时积，余有时领，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。以智论之，以决断之，以道佐之。断长续短，一岁再倍，其次一倍，其次而反。水则资车，旱则资舟，物之理也。天下六岁一穰，六岁一康，凡十二岁一饥，是以民相离也。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，为之预备。故汤之时，比七年旱而民不饥，禹之时，比九年水而民不流。其主能通习源流，以任贤使能，则转毂乎千里外，货可来也。不习，则百里之内，不可致也。人主所求，其价十倍，其所择者，则无价矣。夫人主利源流，非必身为之也。视民所不足，及其有余，为之命以利之，而来诸侯。守法度，任贤使能，偿其成事，传其验而已。如此，则邦富兵强而不衰矣。群臣无空恭之礼、淫佚之行，务有于道术。不习源流，又不任贤使能，谏者则诛，则邦贫兵弱。刑繁，则群臣多空恭之礼、淫佚之行矣。夫谏者反有德，忠者反有刑，去刑就德，人之情也，邦贫兵弱致乱，虽有圣臣，亦不谏也，务在谏主而已矣。今夫万民有明父母，亦如邦有明主。父母利源流，明其法术，以任贤子，徼成其事而已，则家富而不衰矣。不能利源流，又不任贤子，贤子有谏者憎之，如此者，不习于道术也。愈信其意而行其言，后虽有败，不自过也。夫父子之为亲也，非得不谏。谏而不听，家贫致乱，虽有圣子，亦不治也，务在于谏之而已。父子不和，兄弟不调，虽欲富也，必贫而日衰。”

越王曰：“善。子何年少，于物之长也？”计倪对曰：“人固不同。慧种生圣，痴种生狂。桂实生桂，桐实生桐。先生者未必能知，后生者未必不能明。是故圣主置臣不以少长，有道者进，无道者退。愚者日以退，圣者日以长，人主无私，赏者有功。”

越王曰：“善。论事若是，其审也。物有妖祥乎？”计倪对曰：“有。阴阳万物，各有纪纲。日月、星辰、刑德，变为吉凶，金木水火土更胜，月朔更建，莫主其常。顺之有德，逆之有殃。是故圣人能明其刑而处其乡，从其德而避其衡。凡举百事，必顺天地四时，参以阴阳。用之不审，举事有殃。人生不如卧之顷也，欲变天地之常，数发无道，故贫而命不长。是圣人并苞而阴行之，以感愚夫。众人容容，尽欲富贵，莫知其乡。”越王曰：“善，请问其方。”计倪对曰：“从寅至未，阳也。太阴在阳，岁德在阴，岁美在是。圣人动而应之，制其收发。常以太阴在阴而发，阴且尽之岁，亟卖六畜货财，以益收五谷，以应阳之至也。阳且尽之岁，亟发余，以收田宅、牛马、积敛货财，聚棺木，以应阴之至也。此皆十倍者也。其次五倍。天有时而散，是故圣人反其刑，顺其衡，收聚而不散。”

越王曰：“善。今岁比熟，尚有贫乞者，何也？”计倪对曰：“是故不等，犹同母之人，异父之子，动作不同术，贫富故不等。如此者，积负于人，不能救其前后。志意侵下，作务

日给，非有道术，又无上赐，贫乏故长久。”越王曰：“善。大夫佚同、若成，尝与孤议于会稽石室，孤非其言也。今大夫言独与孤比，请遂受教焉。”计倪曰：“余石二十则伤农，九十则病末。农伤则草木不辟，末病则货不出。故余高不过八十，下不过三十，农末俱利矣。故古之治邦者本之，货物官市开而至。”越王曰：“善。”计倪乃传其教而图之，曰：“审金木水火，别阴阳之明，用此不患无功。”越王曰：“善。从今以来，传之后世以为教。”

乃着其法，治牧江南，七年而禽吴也。甲货之户曰粢，为上物，贾七十。乙货之户曰黍，为中物，石六十。丙货之户曰赤豆，为下物，石五十。丁货之户曰稻粟，令为上种，石四十。成货之户曰麦，为中物，石三十。己货之户曰大豆，为下物，石二十。庚货之户曰穰，比疏食，故无贾。辛货之户曰口，比疏食，无贾。壬癸无货。

越绝卷第五

越绝请余内传第六

昔者，越王句践与吴王夫差战，大败，保栖于会稽山上，乃使大夫种求行成于吴。吴许之。越王去会稽，入官于吴。三年，吴王归之。大夫种始谋曰：“昔者吴夫差不顾义而媿吾王。种观夫吴甚富而财有余，其刑繁法逆，民习于战守，莫不知也。其大臣好相伤，莫能信也。其德衰而民好负善。且夫吴王又喜安佚而不听谏，细诬而寡智，信谗谀而远士，数伤人而亟亡之，少明而不信人，希须臾之名而不顾后患。君王盍少求卜焉？”越王曰：“善。卜之道何若？”大夫种对曰：“君王卑身重礼，以素忠为信，以请余于吴，天若弃之，吴必许诺。”

于是乃卑身重礼，以素忠为信，以请于吴。将与，申胥进谏曰：“不可。夫王与越也，接地邻境，道径通达，仇讎敌战之邦，三江环之，其民无所移，非吴有越，越必有吴。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，输之粟与财，财去而凶来，凶来而民怨其上，是养寇而贫邦家也。与之不为德，不若止。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，勇而善谋，将修士卒，饰战具，以伺吾间也。胥闻之，夫越王之谋，非有忠素。请余也，将以此试我，以此卜要君王，以求益亲，安君王之志。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，是越之福也。”吴王曰：“我卑服越，有其社稷。句践既服为臣，为我驾舍，却行马前，诸侯莫不闻知。今以越之饥，吾与之食，我知句践必不敢。”申胥曰：“越无罪，吾君王急之，不遂绝其命，又听其言，此天之所反也。忠谏者逆，而谗谀者反亲。今狐雉之戏也，狐体卑而雉惧之。夫兽虫尚以诈相就，而况于人乎？”吴王曰：“越王句践有急，而寡人与之，其德章而未靡，句践其敢与诸侯反我乎？”申胥曰：“臣闻圣人有急，则不羞为人臣仆，而志气见人。今越王为吾浦伏约辞，服为臣下，其执礼过，吾君不知省也而已，故胜威之。臣闻狼子野心，仇讎之人，不可亲也。夫鼠忘壁，壁不忘鼠，今越人不忘吴矣！胥闻之，拂胜，则社稷固，谀胜，则社稷危。胥，先王之老臣，不忠不信，则不得为先王之老臣。君王胡不览观夫武王之伐纣也？今不出数年，鹿豕游于姑胥之台矣。”

太宰嚭从旁对曰：“武王非纣臣耶？率诸侯以杀其君，虽胜，可谓义乎？”申胥曰：“武王则已成名矣。”太宰嚭曰：“亲僂主成名，弗忍行。”申胥曰：“美恶相入，或甚美以亡，或甚恶以昌，故在前世矣。嚭何惑吾君王也？”太宰嚭曰：“申胥为人臣也，辨其君何必翺翺乎？”申胥曰：“太宰嚭面谀以求亲，乘吾君王，币帛以求，威诸侯以成富焉。今我以忠辨吾君王。譬浴婴儿，虽啼勿听，彼将有厚利。嚭无乃谀吾君王之欲，而不顾后患乎？”吴王曰：“嚭止。子无乃向寡人之欲乎？此非忠臣之道。”太宰嚭曰：“臣闻春日将至，百草从时。君王动大事，群臣竭力以佐谋。”

因逊避之舍，使人微告申胥于吴王曰：“申胥进谏，外貌类亲，中情甚疏，类有外心。君王常亲睹其言也，胥则无父子之亲、君臣之施矣。”吴王曰：“夫申胥，先王之忠臣，天下之健士也。胥殆不然乎哉！子毋以事相差，毋以私相伤，以动寡人，此非子所能行也。”太宰嚭对曰：“臣闻父子之亲，张户别居，赠臣妾、马牛，其志加亲，若不与一钱，其志斯疏。父子之亲犹然，而况于士乎？且有知不竭，是不忠，竭而顾难，是不勇，下而令上，是无法。”

吴王乃听太宰嚭之言，果与粟。申胥逊避之舍，叹曰：“于乎嗟！君王不图社稷之危，而

听一日之说。弗对，以斥伤大臣，而王用之。不听辅弼之臣，而信谗谀容身之徒，是命短矣！以为不信。胥愿廓目于邦门，以观吴邦之大败也。越人之入，我王亲为禽哉！”

太宰嚭之交逢同，谓太宰嚭曰：“子难人申胥，请为卜焉。”因往见申胥，胥方与被离坐。申胥谓逢同曰：“子事太宰嚭，又不图邦权而惑吾君王，君王之不省也，而听众彘之言。君王忘邦，嚭之罪也。亡日不久也。”逢同出，造太宰嚭曰：“今日为子卜于申胥，胥诽谤其君不用胥，则无后。而君王觉而遇矣。”谓太宰嚭曰：“子勉事后矣。吴王之情在子乎？”太宰嚭曰：“智之所生，不在贵贱长少，此相与之道。”

逢同出见吴王，惭然有忧色。逢同垂泣不对。吴王曰：“夫嚭，我之忠臣，子为寡人游目长耳，将谁怨乎？”逢同对曰：“臣有患也。臣言而君行之，则无后忧。若君王弗行，臣言而死矣！”王曰：“子言，寡人听之。”逢同曰：“今日往见申胥，申胥与被离坐，其谋惭然，类欲有害我君王。今申胥进谏类忠，然中情至恶，内其身而心野狼。君王亲之不亲？逐之不逐？亲之乎？彼圣人也，将更然有怨心不已。逐之乎？彼贤人也，知能害我君王。杀之为乎？可杀之，亦必有以也。”吴王曰：“今图申胥，将何以？”逢同对曰：“君王兴兵伐齐，申胥必谏曰不可，王无听而伐齐，必大克，乃可图之。”

于是吴王欲伐齐。召申胥，对曰：“臣老矣，耳无闻，目无见，不可与谋。”吴王召太宰嚭而谋，嚭曰：“善哉，王兴师伐齐也。越在我犹疥癬，是无能为也。”吴王复召申胥而谋，申胥曰：“臣老矣，不可与谋。”吴王请申胥谋者三，对曰：“臣闻愚夫之言，圣主择焉。胥闻越王句践罢吴之年，宫有五灶，食不重味，省妻妾，不别所爱，妻操斗，身操概，自量而食，适饥不费，是人不死，必为国害！越王句践食不杀而饜，衣服纯素，不衾不玄，带剑以布，是人不死，必为大故。越王句践寝不安席，食不求饱，而善贵有道，是人不死，必为邦宝。越王句践衣弊而不衣新，行庆赏，不刑戮，是人不死，必成其名。越在我，犹心腹有积聚，不发则无伤，动作者有死亡。欲释齐，以越为忧。”吴王不听，果兴师伐齐，大克。还，以申胥为不忠，赐剑杀申胥，髡被离。

申胥且死，曰：“昔者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。今吴杀臣，参桀纣而显吴邦之亡也。”王孙骆闻之，旦即不朝。王召骆而问之：“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？”王孙骆对曰：“臣不敢有非，臣恐矣。”吴王曰：“子何恐？以吾杀胥为重乎？”王孙骆对曰：“君王气高，胥之下位而杀之，不与群臣谋之，臣是以恐矣。”王曰：“我非听子而杀胥，胥乃图谋寡人。”王孙骆曰：“臣闻君人者，必有敢言之臣，在上位者，必有敢言之士。如是，即虑日益进而智益生矣。胥，先王之老臣，不忠不信，不得为先王臣矣。”王意欲杀太宰嚭，王孙骆对曰：“不可。王若杀之，是杀二胥矣。”吴王近骆如故。

太宰嚭又曰：“图越，虽以我邦为事，王无忧。”王曰：“寡人属子邦，请早暮无时。”太宰嚭对曰：“臣闻驷马方驰，惊前者斩，其数必正。若是，越难成矣。”王曰：“子制之，断之。”

居三年，越兴师伐吴，至五湖。太宰嚭率徒谓之曰。谢战者五父。越王不忍，而欲许之。范蠡曰：“君王图之廊庙，失之中野，可乎？谋之七年，须臾弃之。王勿许，吴易兼也。”越王曰：“诺。”居军三月，吴自罢。太宰嚭遂亡，吴王率其有禄与贤良遽而去。越追之，至余杭山，禽夫差，杀太宰嚭。越王谓范蠡：“杀吴王。”蠡曰：“臣不敢杀主。”王曰：“刑之。”范蠡曰：“臣不敢刑主。”越王亲谓吴王曰：“昔者上苍以越赐吴，吴不受也。夫申胥无罪，杀之。进谗谀容身之徒，杀忠信之士。大过者三，以至灭亡，子知之乎？”吴王曰：“知之。”越王与之剑，使自图之。吴王乃旬日而自杀也。越王葬于卑犹之山，杀太宰嚭、逢同与其妻子。

越绝卷第六

越绝外传记策考第七

昔者，吴王阖庐始得子胥之时，甘心以贤之，以为上客，曰：“圣人前知乎千岁，后睹万

世。深问其国，世何昧昧，得无衰极？子其精焉，寡人垂意，听子之言。”子胥唯唯，不对。王曰：“子其明之。”子胥曰：“对而不明，恐获其咎。”王曰：“愿一言之，以试直士。夫仁者乐，知者好。诚。秉礼者探幽索隐。明告寡人。”子胥曰：“难乎言哉！邦其不长，王其图之。存无忘倾，安无忘亡。臣始入邦，伏见衰亡之证，当霸吴厄会之际，后王复空。”王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子胥曰：“后必将失道。王食禽肉，坐而待死。佞谄之臣，将至不久。安危之兆，各有明纪。虹蜺牵牛，其异女，黄气在上，青黑于下。太岁八会，壬子数九。王相之气，自十一倍。死由无气，如法而止。太子无气，其异三世。日月光明，历南斗。吴越为邻，同俗并土，西州大江，东绝大海，两邦同城，相亚门户，忧在于斯，必将为咎。越有神山，难与为邻。愿王定之，毋泄臣言。”

吴使子胥救蔡，诛疆楚，笞平王墓，久而不去，意欲报楚。楚乃购之千金，众人莫能止之。有野人谓子胥曰：“止！吾是于斧掩壶浆之子，发箪饭于船中者。”子胥乃知是渔者也，引兵而还。故无往不复，何德不报。渔者一言，千金归焉，因是还去。

范蠡兴师战于就李，阖庐见中于飞矢，子胥还师，中媿于吴，被秦号年。至夫差复霸诸侯，兴师伐越，任用子胥。虽夫差骄奢，释越之围。子胥谏而诛。宰嚭谀心，卒以亡吴。夫差穷困，请为匹夫。范蠡不许，灭于五湖。子胥策于吴，可谓明乎！

昔者，吴王夫差兴师伐越，败兵就李。大风发狂，日夜不止。车败马失，骑士堕死。大船陵居，小船没水。吴王曰：“寡人昼卧，梦见井嬴溢大，与越争彗，越将扫我，军其凶乎？孰与师还？”此时越军大号，夫差恐越军入，惊骇。子胥曰：“王其勉之哉，越师败矣！臣闻井者，人所饮，溢者，食有余。越在南，火，吴在北，水。水制火，王何疑乎？风北来，助吴也。昔者武王伐纣时，彗星出而兴周。武王问，太公曰：‘臣闻以彗斗，倒之则胜。’胥闻灾异或吉或凶，物有相胜，此乃其证。愿大王急行，是越将凶，吴将昌也。”

子胥至直，不同邪曲。捐躯切谏，亏命为邦。爱君如躯，忧邦如家。是非不讳，直言不休。庶几正君，反以见疏。谗人间之，身且以诛。范蠡闻之，以为不通：“知数不用，知惧不去，岂谓智与？”胥闻，叹曰：“吾背楚荆，挟弓以去，义不止穷。吾前获功，后遇戮，非吾智衰，先遇阖庐，后遭夫差也。胥闻事君犹事父也，爱同也，严等也。太古以来，未尝见人君亏恩，为臣报仇也。臣获大誉，功名显着，胥知分数，终于不去。先君之功，且犹难忘，吾愿腐发弊齿，何去之有？蠡见其外，不知吾内。今虽屈冤，犹止死焉！”子贡曰：“胥执忠信，死贵于生，蠡审凶吉，去而有名，种留封侯，不知令终。二贤比德，种独不荣。”范蠡智能同均，于是之谓也。

伍子胥父子奢，为楚王大臣。为世子聘秦女，夫有色，王私悦之，欲自御焉。奢尽忠入谏，守朝不休，欲匡正之。而王拒之谏，策而问之，以奢乃害于君，绝世之臣。听谗邪之辞，系而囚之，待二子而死。尚孝而入，子胥勇而难欺。累世忠信，不遇其时，奢谏于楚，胥死于吴。诗云：“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。”是之谓也。

太宰者，官号，嚭者，名也，伯州之孙。伯州为楚臣，以过诛，嚭以困奔于吴。是时吴王阖庐伐楚，悉召楚仇而近之。嚭为人览闻辩见，目达耳通，诸事无所不知。因其时自纳于吴，言伐楚之利。阖庐用之伐楚，令子胥、孙武与嚭将师入郢，有大功。还，吴王以嚭为太宰，位高权盛，专邦之枋。未久，阖庐卒，嚭见夫差内无柱石之坚，外无断割之势，谀心自纳，操独断之利，夫差终以从焉。而忠臣齰口，不得一言。嚭知往而不知来，夫差至死，悔不早诛。传曰：“见清知浊，见曲知直，人君选士，各象其德。”夫差浅短，以是与嚭专权，伍胥为之惑，是之谓也。

范蠡其始居楚也，生于宛橐，或伍户之虚。其为结僮之时，一痴一醒，时人尽以为狂。然独有圣贤之明，人莫可与语，以内视若盲，反听若聋。大夫种入其县，知有贤者，未睹所在，求邑中，不得其邑人，以为狂夫多贤士，众贱有君子，泛求之焉。得蠡而悦，乃从官属，问治之术。蠡修衣冠，有顷而出。进退揖让，君子之容。终日而语，疾陈霸王之道。志合意

同，胡越相从。俱见霸兆出于东南，捐其官位，相要而往臣。小有所亏，大有所成。捐止于吴。或任子胥，二人以为胥在，无所关其辞。种曰：“今将安之？”蠡曰：“彼为我，何邦不可乎？”去吴之越，句践贤之。种躬正内，蠡治出外，内浊不烦，外无不得。臣主同心，遂霸越邦。种善图始，蠡能虑终。越承二贤，邦以安宁。始有灾变，蠡专其明，可谓贤焉，能屈能申。

越绝卷第七

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

昔者，范蠡其始居楚，曰范伯。自谓衰贱，未尝世禄，故自菲薄。饮食则甘天下之无味，居则安天下之贱位。复被发佯狂，不与于世。谓大夫种曰：“三王则三皇之苗裔也，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。天运历纪，千岁一至。黄帝之元，执辰破巳。霸王之气，见于地户。子胥以是挟弓干吴王。”于是大夫种入吴。

此时冯同相与共戒之，伍子胥在，自与不能关其辞。蠡曰：“吴越二邦，同气共俗，地户之位，非吴则越。”乃入越。越王常与言尽日。大夫石买，居国有权，辩口，进曰：“炫女不贞，炫士不信。客历诸侯，渡河津，无因自致，殆非真贤。夫和氏之璧，求者不争贾，骐驎之才，不难阻险之路。□□□□之邦，历诸侯无所售，道听之徒，唯大王察之。”于是范蠡退而不言，游于楚越之间。大夫种进曰：“昔者市偷自炫于晋，晋用之而胜楚，伊尹负鼎入殷，遂佐汤取天下。有智之士，不在远近取也，谓之帝王求备者亡。易曰：‘有高世之材，必有负俗之累，有至智之明者，必破庶众之议。’成大功者不拘于俗，论大道者不合于众。唯大王察之。”

于是石买益疏。其后使将兵于外，遂为军士所杀。是时句践失众，栖于会稽之山，更用种、蠡之策，得以存。故虞舜曰：“以学乃时而行，此犹良药也。”王曰：“石买知往而不知来，其使寡人弃贤。”后遂师二人，竟以禽吴。

子贡曰：“荐一言，得及身，任一贤，得显名。”伤贤丧邦，蔽能有殃。负德忘恩，其反形伤。坏人之善毋后世，败人之成天诛行。故冤子胥僇死，由重譖子胥于吴，吴虚重之，无罪而诛。传曰：“宁失千金，毋失一人之心。”是之谓也。

越绝内传陈成恒第九

昔者，陈成恒相齐简公，欲为乱，惮齐邦鲍、晏，故徙其兵而伐鲁。鲁君忧也。孔子患之，乃召门人弟子而谓之曰：“诸侯有相伐者，尚耻之。今鲁，父母之邦也，丘墓存焉，今齐将伐之，可无一出乎？”颜渊辞出，孔子止之，子路辞出，孔子止之，子贡辞出，孔子遣之。

子贡行之齐，见陈成恒曰：“夫鲁，难伐之邦，而伐之，过矣。”陈成恒曰：“鲁之难伐，何也？”子贡曰：“其城薄以卑，池狭而浅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其大臣伪而无用，其士民有恶闻甲兵之心，此不可与战。君不如伐吴。吴城高以厚，池广以深，甲坚以新，士选以饱，重器精弩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守，此邦易也。君不如伐吴。”成恒忿然作色曰：“子之所难，人之所易也，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也。而以教恒，何也？”子贡对曰：“臣闻忧在内者攻疆，忧在外者攻弱。今君忧内。臣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，大臣有不听者也。今君破鲁以广齐，堕鲁以尊臣，而君之功不与焉。是君上骄主心，下恣群臣，而求成大事，难矣。且夫上骄则犯，臣骄则争，是君上于主有却，下与大臣交争也。如此，则君立于齐，危于重卯矣。臣故曰不如伐吴。且夫吴明猛以毅而行其令，百姓习于战守，将明于法，齐之愚，为禽必矣。今君悉择四疆之中，出大臣以环之，黔首外死，大臣内空，是君上无疆臣之敌，下无黔首之士，孤立制齐者，君也。”陈恒曰：“善。虽然，吾兵已在鲁之城下，若去而之吴，大臣将有疑我之心，为之奈何？”子贡曰：“君按兵无伐，臣请见吴王，使之救鲁而伐齐，君因以兵迎之。”陈成恒许诺，乃行。

子贡南见吴王，谓吴王曰：“臣闻之，王者不绝世，而霸者不疆敌，千钧之重，加铢而移。今万乘之齐，私千乘之鲁，而与吴争疆，臣切为君恐，且夫救鲁，显名也，而伐齐，大利也。

义在存亡鲁，勇在害疆齐而威申晋邦者，则王者不疑也。”吴王曰：“虽然，我常与越战，栖之会稽。夫越君，贤主也。苦身劳力，以夜接日，内饰其政，外事诸侯，必将有报我之心。子待吾伐越而还。”子贡曰：“不可。夫越之疆不下鲁，而吴之疆不过齐，君以伐越而还，即齐也亦私鲁矣。且夫伐小越而畏疆齐者不勇，见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，两者臣无为君取焉。且臣闻之，仁人不困厄，以广其德，智者不弃时，以举其功，王者不绝世，以立其义。今君存越勿毁，亲四邻以仁，救暴困齐，威申晋邦以武，救鲁，毋绝周室，明诸侯以义。如此，则臣之所见，溢乎负海，必率九夷而朝，即王业成矣。且大吴畏小越如此，臣请东见越王，使之出锐师以从下吏，是君实空越，而名从诸侯以伐也。”吴王大悦，乃行子贡。

子贡东见越王，越王闻之，除道郊迎至县，身御子贡至舍而问曰：“此乃僻陋之邦，蛮夷之民也。大夫何索，居然而辱，乃至于此？”子贡曰：“吊君，故来。”越王句践稽首再拜，曰：“孤闻之，祸与福为邻，今大夫吊孤，孤之福也，敢遂闻其说。”子贡曰：“臣今见吴王，告以救鲁而伐齐。其心中，其志畏越，曰：‘尝与越战，栖于会稽山上。夫越君，贤主也。苦身劳力，以夜接日，内饰其政，外事诸侯，必将有报我之心。子待我伐越而听子。’且夫无报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，拙也，有报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，殆也，事未发而闻者，危也。三者，举事之大忌。”越王句践稽首再拜，曰：“昔者，孤不幸少失先人，内不自量，与吴人战，军败身辱，遗先人耻。遁逃出走，上栖会稽山，下守溟海，唯鱼鳖是见。今大夫不辱而身见之，又出玉声以教孤，孤赖先人之赐，敢不奉教乎？”子贡曰：“臣闻之，明主任人不失其能，直士举贤不容于世。故临财分利则使仁，涉危拒难则使勇，用众治民则使贤，正天下、定诸侯则使圣人。臣窃练下吏之心，兵疆而不并弱，势在其上位而行恶令其下者，其君几乎？臣窃自练可以成功至王者，其唯臣几乎？今夫吴王有伐齐之志，君无惜重器，以喜其心，毋悉卑辞，以尊其礼，则伐齐必矣。彼战而不胜，则君之福也。彼战而胜，必以其余兵临晋。臣请北见晋君，令共攻之，弱吴必矣。其骑士、锐兵弊乎齐，重器、羽旄尽乎晋，则君制其敝，此灭吴必矣。”越王句践稽首再拜曰：“昔者吴王分其人民之众，以残伐吾邦，杀败吾民，屠吾百姓，夷吾宗庙，邦为空棘，身为鱼鳖饵。今孤之怨吴王，深于骨髓。而孤之事吴王，如子之畏父，弟之敬兄，蹋孤之外言也。大夫有赐，故孤敢以疑？”请遂言之：“孤身不安床席，口不甘厚味，目不视好色，耳不听钟鼓者，已三年矣。焦唇干咽，苦心劳力，上事群臣，下养百姓。愿一与吴交天下之兵于中原之野，与吴王整襟交臂而奋，吴越之士，继迹连死，士民流离，肝脑涂地，此孤之大愿也。如此不可得也。今内自量吾国不足以伤吴，外事诸侯不能也。孤欲空邦家，措策力，变容貌，易名姓，执箕口，养牛马，以臣事之。孤虽要领不属，手足异处，四支布陈，为乡邑笑，孤之意出焉。大夫有赐，是存亡邦而兴死人也，孤赖先人之赐，敢不待命乎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吴王之为人也，贪功名而不知利害。”越王慥然避位曰：“在子。”子贡曰：“赐为君观夫吴王之为人，贤疆以恣下，下不能逆，数战伐，士卒不能忍。太宰嚭为人，智而愚，疆而弱，巧言利辞以内其身，善为伪诈以事其君，知前而不知后，顺君之过以安其私，是残国之吏，灭君之臣也。”越王大悦。

子贡去而行，越王送之金百镒、宝剑一、良马二，子贡不受，遂行。

至吴，报吴王曰：“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，越王大恐，乃惧曰：‘昔孤不幸，少失先人。内不自量，抵罪于县。军败身辱，遁逃出走，栖于会稽，邦为空棘，身为鱼鳖饵。赖大王之赐，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。大王之赐，死且不忘，何谋敢虑？’其志甚恐，似将使使者来。”

子贡至五日，越使果至，曰：“东海役臣孤句践使使臣种，敢修下吏问于左右：昔孤不幸，少失先人，内不自量，抵罪于县。军败身辱，遁逃出走，栖于会稽。邦为空棘，身为鱼鳖饵。赖大王之赐，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。大王之赐，死且不忘。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，诛疆救弱，困暴齐而抚周室，故使越贱臣种以先人之藏器，甲二十领、屈卢之矛、步光之剑，以贺军吏。大王将遂大义，则弊邑虽小，悉择四疆之中，出卒三千，以从下吏，孤请自被坚执锐，以受矢石。”吴王大悦，乃召子贡而告之曰：“越使果来，请出卒三千，其君又从之，与寡人伐齐，

可乎？”子贡曰：“不可。夫空人之邦，悉人之众，又从其君，不仁也。君受其币，许其师，而辞其君。”吴王许诺。

子贡去之晋，谓晋君曰：“臣闻之，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，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。今齐吴将战，胜则必以其兵临晋。”晋君大恐，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子贡曰：“修兵休卒以待吴，彼战而不胜，越乱之必矣。”晋君许诺。子贡去而之鲁。

吴王果兴九郡之兵，而与齐大战于艾陵，大败齐师，获七将，陈兵不归。果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。吴晋争疆，晋人击之，大败吴师。越王闻之，涉江袭吴，去邦七里而军阵。吴王闻之，去晋从越。越王迎之，战于五湖。三战不胜，城门不守，遂围王宫，杀夫差而僇其相。伐吴三年，东乡而霸。故曰子贡一出，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疆晋，霸越，是也。

越绝卷第八

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

昔者，越之先君无余，乃禹之世，别封于越，以守禹冢。问天地之道，万物之纪，莫失其本。神农尝百草，水土甘苦，黄帝造衣裳，后稷产穡，制器械，人事备矣。畴粪桑麻，播种五谷，必以手足。大越海滨之民，独以鸟田，小大有差，进退有行，莫将自使，其故何也？曰：禹始也，忧民救水，到大越，上茅山，大会计，爵有德，封有功，更名茅山曰会稽。及其王也，巡狩大越，见耆老，纳诗书，审铨衡，平斗斛。因病亡死，葬会稽。苇椁桐棺，穿圻七尺，上无漏泄，下无即水。坛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延袤一亩。尚以为居之者乐，为之者苦，无以报民功，教民鸟田，一盛一衰。当禹之时，舜死苍梧，象为民田也。禹至此者，亦有因矣，亦覆釜也。覆釜者，州土也，填德也。禹美而告至焉。禹知时晏岁暮，年加申酉，求书其下，祠白马。禹井，井者法也。以为禹葬以法度，不烦人众。

无余初封大越，都秦余望南，千有余岁而至句践。句践徙治山北，引属东海，内、外越别封削焉。句践伐吴，霸关东，徙琅玕，起观台，台周七里，以望东海。死士八千人，戈船三百艘。居无几，躬求贤圣。孔子从弟子七十人，奉先王雅琴，治礼往奏。句践乃身被赐夷之甲，带步光之剑，杖物卢之矛，出死士三百人，为阵关下。孔子有顷姚稽到越。越王曰：“唯唯。夫子何以教之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，故奉雅琴至大王所。”句践喟然叹曰：“夫越性脆而愚，水行而山处，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，往若飘风，去则难从，锐兵任死，越之常性也。夫子异则不可。”于是孔子辞，弟子莫能从乎。

越王夫谭以上至无余，久远，世不可纪也。夫谭子允常。允常子句践，大霸称王，徙琅玕，都也。句践子与夷，时霸。与夷子子翁，时霸。子翁子不扬，时霸。不扬子无疆，时霸，伐楚，威王灭无疆。无疆子之侯，窃自立为君长。之侯子尊，时君长。尊子亲，失众，楚伐之，走南山。亲以上至句践，凡八君，都琅玕二百二十四岁。无疆以上，霸，称王。之侯以下微弱，称君长。

句践小城，山阴城也。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，陆门四，水门一。今仓库是其宫台处也。周六百二十步，柱长三丈五尺三寸，霤高丈六尺。宫有百户，高丈二尺五寸。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，不筑北面。而灭吴，徙治姑胥台。

山阴大城者，范蠡所筑治也，今传谓之蠡城。陆门三，水门三，决西北，亦有事。到始建国时，蠡城尽。

稷山者，句践斋戒台也。

龟山者，句践起怪游台也。东南司马门，因以照龟。又仰望天气，观天怪也。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，周五百三十二步，今东武里。一曰怪山。怪山者，往古一夜自来，民怪之，故谓怪山。

驾台，周六百步，今安城里。

离台，周五百六十步，今淮阳里丘。

美人宫，周五百九十步，陆门二，水门一，今北坛利里丘土城，句践所习教美女西施、

郑旦宫台也。女出于苕萝山，欲献于吴，自谓东垂僻陋，恐女朴鄙，故近大道居。去县五里。

乐野者，越之弋猎处，大乐，故谓乐野。其山上石室，句践所休谋也。去县七里。

中宿台马丘，周六百步，今高平里丘。

东郭外南小城者，句践冰室，去县三里。

句践之出入也，齐于稷山，往从田里，去从北郭门。照龟山，更驾台，驰于离丘，游于美人宫，兴乐中宿，过历马丘。射于乐野之衢，走犬若耶，休谋石室，食于冰厨。领功铨土，已作昌土台。藏其形，隐其情。一曰：冰室者，所以备膳羞也。

浦阳者，句践军败失众，溃于此。去县五十里。

夫山者，句践绝粮，困也。其山上大冢，句践庶子冢也。去县十五里。

句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，石买为将。耆老、壮长进谏曰：“夫石买，人与为怨，家与为仇，贪而好利，细人也，无长策。王而用之，国必不遂。”王不听，遂遣之。石买发，行至浙江上，斩杀无罪，欲专威服军中，动摇将率，独专其权。士众恐惧，人不自聊。兵法曰：“视民如婴儿，故可与赴深溪。”士众鱼烂而买不知，尚犹峻法隆刑。子胥独见可夺之证，变为奇谋，或北或南，夜举火击鼓，画陈诈兵，越师溃坠，政令不行，背叛乖离。还报其王，王杀买，谢其师，号声闻吴。吴王恐惧，子胥私喜：“越军败矣。胥闻之，狐之将杀，嚼唇吸齿。今越句践其已败矣，君安意，越易兼也。”使人入问之，越师请降，子胥不听。越栖于会稽之山，吴退而围之。句践喟然用种、蠡计，转死为霸。一人之身，吉凶更至。盛衰存亡，在于用臣。治道万端，要在得贤。越栖于会稽日，行成于吴，吴引兵而去。句践将降，西至浙江，待诏入吴，故有鸡鸣墟。其入辞曰：“亡臣孤句践，故将士众，入为臣虏。民可得使，地可得有。”吴王许之。子胥大怒，目若夜光，声若哮虎：“此越未战而服，天以赐吴，其逆天乎？臣唯君王急制之。”吴王不听，遂许之浙江是也。

阳城里者，范蠡城也。西至水路，水门一，陆门二。

北阳里城，大夫种城也，取土西山以济之。径百九十四步。或为南安。

富阳里者，外越赐义也。处里门，美以练塘田。

安城里高库者，句践伐吴，禽夫差，以为胜兵，筑库高阁之。周二百三十步，今安城里。

故禹宗庙，在小城南门外大城内。禹稷在庙西，今南里。

独山大冢者，句践自治以为冢。徙琅玕，冢不成。去县九里。

麻林山，一名多山。句践欲伐吴，种麻以为弓弦，使齐人守之，越谓齐人“多”，故曰麻林多，以防吴。以山下田封功臣。去县一十二里。

会稽山上城者，句践与吴战，大败，栖其中。因以下为目鱼池，其利不租。

会稽山北城者，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。

若耶大冢者，句践所徙葬先君夫镡冢也，去县二十五里。

葛山者，句践罢吴，种葛，使越女织治葛布，献于吴王夫差。去县七里。

姑中山者，越铜官之山也，越人谓之铜姑渚。长二百五十步，去县二十五里。

富中大塘者，句践治以为义田，为肥饶，谓之富中。去县二十里二十二步。

犬山者，句践罢吴，畜犬猎南山白鹿，欲得献吴，神不可得，故曰犬山。其高为犬亭。去县二十五里。

白鹿山，在犬山之南，去县二十九里。

鸡山、豕山者，句践以畜鸡豕，将伐吴，以食士也。鸡山在锡山南，去县五十里。豕山在民山西，去县六十三里。涇江以来属越。疑豕山在余暨界中。

练塘者，句践时采锡山为炭，称“炭聚”，载从炭渚至练塘，各因事名之。去县五十里。

木客大冢者，句践父允常冢也。初徙琅玕，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，故曰木客。去县十五里。一曰句践伐善材，文刻献于吴，故曰木客。

官渚者，句践工官也。去县十四里。

苦竹城者，句践伐吴还，封范蠡子也。其僻居，径六十步。因为民治田，塘长千五百三十三步。其冢名土山。范蠡苦勤功笃，故封其子于是，去县十八里。

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，句践筑鼓钟宫也，去县七里。其邑为龚钱。

舟室者，句践船宫也，去县五十里。

民西大冢者，句践客秦伊善照龟者冢也，因名冢为秦伊山。

射浦者，句践教习兵处也。今射浦去县五里。射卒陈音死，葬民西，故曰陈音山。

种山者，句践所葬大夫种也。楼船卒二千人，钩足羨，葬之三蓬下。种将死，自策：“后有贤者，百年而至，置我三蓬，自章后世。”句践葬之，食传三贤。

巫里，句践所徙巫为一里，去县二十五里。其亭祠今为和公群社稷墟。

巫山者，越●，神巫之官也，死葬其上，去县十三里许。

六山者，句践铸铜，铸铜不烁，埋之东阪，其上马箠。句践遣使者取于南社，徙种六山，饰治为马箠，献之吴。去县三十五里。

江东中巫葬者，越神巫无杜子孙也。死，句践于中江而葬之。巫神，欲使覆祸吴人船。去县三十里。

石塘者，越所害军船也。塘广六十五步，长三百五十三步。去县四十里。

防坞者，越所以遏吴军也。去县四十里。

杭坞者，句践杭也。二百石长买卒七士人，度之会夷。去县四十里。

涂山者，禹所取妻之山也，去县五十里。

朱余者，越盐官也。越人谓盐曰“余”。去县三十五里。

句践已灭吴，使吴人筑吴塘，东西千步，名辟首。后因以为名曰塘。

独妇山者，句践将伐吴，徙寡妇致独山上，以为死士示，得专一也。去县四十里。后说之者，盖句践所以游军士也。

马噪者，吴伐越，道逢大风，车败马失，骑士堕死，疋马啼噪，事见吴史。

浙江南路西城者，范蠡敦兵城也。其陵固可守，故谓之固陵。所以然者，以其大船军所置也。

山阴古故陆道，出东郭，随直浚阳春亭。山阴故水道，出东郭，从郡阳春亭。去县五十里。

语儿乡，故越界，名曰就李。吴疆越地以为战地，至于柴辟亭。

女阳亭者，句践入官于吴，夫人从，道产女此亭，养于李乡，句践胜吴，更名女阳，更就李为语儿乡。

吴王夫差伐越，有其邦，句践服为臣。三年，吴王复还封句践于越，东西百里，北乡臣事吴，东为右，西为左。大越故界，浙江至就李，南姑末、写干。

颍乡北有武原。武原，今海盐。姑末，今大末。写干，今属豫章。

自无余初封于越以来，传闻越王子孙，在丹阳皋乡，更姓梅，梅里是也。

自秦以来，至秦元王不绝年。元王立二十年，平王立二十三年，惠文王立二十七年，武王立四年，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，而灭周赧王，周绝于此。孝文王立一年，庄襄王更号太上皇帝，立三年，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，号曰赵政，政，赵外孙，胡亥立二年，子婴立六月。秦元王至子婴，凡十王，百七十岁。汉高帝灭之，治咸阳，壹天下。

政使将魏舍、内史教攻韩，得韩王安。政使将王贲攻魏，得魏王歇。政使将王涉攻赵，得赵王尚。政使将王贲攻楚，得楚王成。政使将史敖攻燕，得燕王喜。政使将王涉攻齐，得齐王建。政更号为秦始皇帝，以其三十七年，东游之会稽，道度牛渚，奏东安，东安，今富春。丹阳，溧阳，鄞故，余杭轸亭南。东奏槿头，道度诸暨、大越。以正月甲戌到大越，留舍都亭。取钱塘浙江“岑石”。石长丈四尺，南北面广六尺，东面广四尺，西面广尺六寸，刻文立于越栋山上，其道九曲，去县二十一里。是时，徙大越民置余杭伊攻口故鄞。因徙天下

有罪适吏民，置海南故大越处，以备东海外越。乃更名大越曰山阴。已去，奏诸暨、钱塘，因奏吴。上姑苏台，则治射防于宅亭、贾亭北。年至灵，不射，去，奏曲阿、句容，度牛渚，西到咸阳，崩。

越绝卷第九

越绝外传计倪第十一

昔者，越王句践近侵于疆吴，远媿于诸侯，兵革散空，国且灭亡，乃胁诸臣而与之盟：“吾欲伐吴，奈何有功？”群臣默然而无对。王曰：“夫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何大夫易见而难使也？”计倪官卑年少，其居在后，举首而起，曰：“殆哉！非大夫易见难使，是大王不能使臣也。”王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计倪对曰：“夫官位财币，王之所轻，死者，是士之所重也。王爰所轻，责士所重，岂不艰哉？”王自揖，进计倪而问焉。

计倪对曰：“夫仁义者，治之门，士民者，君之根本也。阖门固根，莫如正身。正身之道，谨选左右。左右选，则孔主日益上，不选，则孔主日益下。二者贵质浸之渐也。愿君王公选于众，精炼左右，非君子至诚之士，无与居家。使邪僻之气无渐以生，仁义之行有阶，人知其能，官知其治。爵赏刑罚，一由君出，则臣下不敢毁誉以言，无功者不敢干治。故明主用人，不由所从，不问其先，说取一焉。是故周文、齐桓，躬于任贤，太公、管仲，明于知人。今则不然，臣故曰殆哉。”越王勃然曰：“孤闻齐威淫泆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盖管仲之力也。寡人虽愚，唯在大夫。”计倪对曰：“齐威除管仲罪，大责任之，至易。此故南阳苍句。太公九十而不伐，磻溪之饿人也。圣主不计其辱，以为贤者。一乎仲，二乎仲，斯可致王，但霸何足道。桓称仲父，文称太公，计此二人，曾无跬步之劳、大呼之功，乃忘弓矢之怨，授以上卿。传曰：直能三公。今置臣而不尊，使贤而不用，譬如门户像设，倚而相欺，盖智士所耻，贤者所羞。君王察之。”越王曰：“诚者不能匿其辞，大夫既在，何须言哉！”计倪对曰：“臣闻智者不妄言，以成其劳，贤者始于难动，终于有成。传曰：‘易之谦逊对过问，抑威权势，利器不可示人。’言赏罚由君，此之谓也。故贤君用臣，略责于绝，施之职而成其功，远使，以效其诚。内告以匿，以知其信。与之讲事，以观其智。饮之以酒，以观其态。选士以备，不肖者无所置。”

越王大媿，乃坏池填塹，开仓谷，贷贫乏，乃使群臣身问疾病，躬视死丧，不厄穷僻，尊有德；与民同苦乐，激河泉井，示不独食。行之六年，士民一心，不谋同辞，不呼自来，皆欲伐吴。遂有大功而霸诸侯。孔子曰：“宽则得众。”此之谓也。

夫有勇见于外，必有仁于内。子胥战于就李，阖庐伤焉，军败而还。是时死伤者不可称数，所以然者，罢顿不得已。子胥内忧：“为人臣，上不能令主，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。”自责内伤，莫能知者。故身操死持伤及被兵者，莫不悉于子胥之手，垂涕啼哭，欲伐而死。三年自咎，不亲妻子，饥不饱食，寒不重彩，结心于越，欲复其仇。师事越公，录其述。印天之兆，牵牛南斗。赫赫斯怒，与天俱起。发令告民，归如父母。当胥之言，唯恐为后。师众同心，得天之中。

越乃兴师，与战西江。二国争疆，未知存亡。子胥知时变，为诈兵，为两翼，夜火相应。句践大恐，振旅服降。进兵围越会稽填山。子胥微策可谓神，守战数年，句践行成。子胥争谏，以是不容。宰嚭许之，引兵而还。夫差听嚭，不杀仇人。兴师十万，与不敌同。圣人讥之，是以春秋不差其文。故传曰：“子胥贤者，尚有就李之耻。”此之谓也。

哀哉！夫差不信伍子胥，而任太宰嚭，乃此祸晋之骊姬、亡周之褒姒，尽妖妍于图画，极凶悖于人理。倾城倾国，思昭示于后王，丽质冶容，宜求监于前史。古人云：“苦药利病，苦言利行。”伏念居安思危，日谨一日。易曰：“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。”又曰：“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，唯圣人乎！”由此而言，进有退之义，存有亡之几，得有丧之理。爰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如雷霆，此其可以卜祚遐长，而祸乱不作也。

越绝卷第十

越绝外传记吴王占梦第十二

昔者，吴王夫差之时，其民殷众，禾稼登熟，兵革坚利，其民习于斗战，阖庐口蒯子胥之教，行有日，发有时。道于姑胥之门，昼卧姑胥之台。觉寤而起，其心惆怅，如有所悔。即召太宰而占之，曰：“向者昼卧，梦入章明之宫。入门，见两口炊而不蒸；见两黑犬嗥以北，嗥以南；见两铎倚吾宫堂；见流水汤汤，越吾宫墙；见前园横索生树桐；见后房锻者扶挟鼓小震。子为寡人精占之，吉则言吉，凶则言凶，无谀寡人之心所从。”太宰嚭对曰：“善哉！大王兴师伐齐。夫章明者，伐齐克，天下显明也。见两口炊而不蒸者，大王圣气有余也。见两黑犬嗥以北，嗥以南，四夷已服，朝诸侯也。两铎倚吾宫堂，夹田夫也。见流水汤汤，越吾宫墙，献物已至，财有余也。见前园横索生树桐，乐府吹巧也。见后房锻者扶挟鼓小震者，宫女鼓乐也。”吴王大悦，而赐太宰嚭杂缗四十疋。

王心不已，召王孙骆而告之。对曰：“臣智浅能薄，无方术之事，不能占大王梦。臣知有东掖门亭长越公弟子公孙圣，为人幼而好学，长而口游，博闻疆识，通于方来之事，可占大王所梦。臣请召之。”吴王曰：“诺。”王孙骆移记，曰：“今日壬午，左校司马王孙骆，受教告东掖门亭长公孙圣：吴王昼卧，觉寤而心中惆怅也，如有悔。记到，车驰诣姑胥之台。”

圣得记，发而读之，伏地而泣，有顷不起。其妻大君从旁接而起之，曰：“何若子性之大也！希见人主，卒得急记，流涕不止。”公孙圣仰天叹曰：“呜呼，悲哉！此固非子之所能知也。今日壬午，时加南方，命属苍天，不可逃亡。伏地而泣者，不能自惜，但吴王。谀心而言，师道不明；正言直谏，身死无功。”大君曰：“汝疆食自爱，慎勿相忘。”伏地而书，既成篇，即与妻把臂而诀，涕泣如雨。上车不顾，遂至姑胥之台，谒见吴王。

吴王劳曰：“越公弟子公孙圣也，寡人昼卧姑胥之台，梦入章明之宫。入门，见两口炊而不蒸；见两黑犬嗥以北，嗥以南；见两铎倚吾宫堂；见流水汤汤，越吾宫墙；见前园横索生树桐；见后房锻者扶挟鼓小震。子为寡人精占之，吉则言吉，凶则言凶，无谀寡人心所从。”公孙圣伏地，有顷而起，仰天叹曰：“悲哉！夫好船者溺，好骑者堕，君子各以所好为祸。谀谗申者，师道不明。正言切谏，身死无功。伏地而泣者，非自惜，因悲大王。夫章者，战不胜，走倥倥；明者，去昭昭，就冥冥。见两口炊而不蒸者，王且不得火食。见两黑犬嗥以北，嗥以南者，大王身死，魂魄惑也。见两铎倚吾宫堂者，越人入吴邦，伐宗庙，掘社稷也。见流水汤汤，越吾宫墙者，大王宫堂虚也。前园横索生树桐者，桐不为器用，但为甬，当与人俱葬。后房锻者鼓小震者，大息也。王毋自行，使臣下可矣。”太宰嚭、王孙骆惶怖，解冠帻，肉袒而谢。吴王忿圣言不祥，乃使其身自受其殃。王乃使力士石番，以铁杖击圣，中断之为两头。圣仰天叹曰：“苍天知冤乎！直言正谏，身死无功。令吾家无葬我，提我山中，后世为声响。”吴王使人提于秦余杭之山：“虎狼食其肉，野火烧其骨，东风至，飞扬汝灰，汝更能为声哉！”太宰嚭前再拜，曰：“逆言已灭，谀谀已亡，因酌行觞，时可以行矣。”吴王曰：“诺。”

王孙骆为左校司马，太宰嚭为右校司马，王从骑三千，旌旗羽盖，自处中军。伐齐大克。师兵三月不去，过伐晋。晋知其兵革之罢倦，粮食尽索，兴师击之，大败吴师。涉江，流尸者，不可胜数。吴王不忍，率其余兵，相将至秦余杭之山。饥饿，足行乏粮，视瞻不明。据地饮水，持笼稻而餐之。顾谓左右曰：“此何名？”群臣对曰：“是笼稻也。”吴王曰：“悲哉！此公孙圣所言，王且不得火食。”太宰嚭曰：“秦余杭山西阪闲燕，可以休息，大王亟餐而去，尚有十数里耳。”吴王曰：“吾尝戮公孙圣于斯山，子试为寡人前呼之，即尚在耶，当有声响。”太宰嚭即上山三呼，圣三应。吴王大怖，足行属腐，面如死灰色，曰：“公孙圣令寡人得邦，诚世世相事。”言未毕，越王追至。兵三围吴，大夫种处中。范蠡数吴王曰：“王有过者五，宁知之乎？杀忠臣伍子胥、公孙圣。胥为人先知、忠信，中断之入江；圣正言直谏，身死无功。此非大过者二乎？夫齐无罪，空复伐之，使鬼神不血食，社稷废芜，父子离

散，兄弟异居。此非大过者三乎？夫越王句践，虽东僻，亦得系于天皇之位，无罪，而王恒使其刍荳秣马，比于奴隶。此非大过者四乎？太宰嚭谗谀佞谄，断绝王世，听而用之。此非大过者五乎？”吴王曰：“今日闻命矣。”

越王抚步光之剑，杖屈卢之矛，瞠目谓范蠡曰：“子何不早图之乎？”范蠡曰：“臣不敢杀主。臣存主若亡，今日逊敬，天报微功。”越王谓吴王曰：“世无千岁之人，死一耳。”范蠡左手持鼓，右手操枹而鼓之，曰：“上天苍苍，若存若亡。何须军士，断子之颈，挫子之骸，不亦缪乎？”吴王曰：“闻命矣。以三寸之帛，蒙吾两目，使死者有知，吾惭见伍子胥、公孙圣，以为无知，吾耻生。”越王则解绶以蒙其目，遂伏剑而死。越王杀太宰嚭，戮其妻子，以其不忠信。断绝吴之世。

越绝卷第十一

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

昔者，越王句践有宝剑五，闻于天下。客有能相剑者，名薛烛。王召而问之，曰：“吾有宝剑五，请以示之。”薛烛对曰：“愚理不足以言，大王请，不得已。”乃召掌者，王使取毫曹。薛烛对曰：“毫曹，非宝剑也。夫宝剑，五色并见，莫能相胜。毫曹已擅名矣，非宝剑也。”王曰：“取巨阙。”薛烛曰：“非宝剑也。宝剑者，金锡和铜而不离。今巨阙已离矣，非宝剑也。”王曰：“然巨阙初成之时，吾坐于露坛之上，宫人有四驾白鹿而过者，车奔鹿惊，吾引剑而指之，四驾上飞扬，不知其绝也。穿铜釜，绝铁口，胥中决如粢米，故曰巨阙。”王取纯钧，薛烛闻之，忽如败。有顷，惧如悟。下阶而深惟，简衣而坐望之。手振拂扬，其华粹如芙蓉始出。观其钺，烂如列星之行；观其光，浑浑如水之溢于塘；观其断，岩岩如琐石；观其才，焕焕如冰释。“此所谓纯钧耶？”王曰：“是也。客有直之者，有市之乡二，骏马千疋，千户之都二，可乎？”薛烛对曰：“不可。当造此剑之时，赤堇之山，破而出锡；若耶之溪，涸而出铜；雨师扫洒，雷公击橐；蛟龙捧鑪，天帝装炭；太一下观，天精下之。欧冶乃因天之精神，悉其伎巧，造为大刑三、小刑二：一曰湛卢，二曰纯钧，三曰胜邪，四曰鱼肠，五曰巨阙。吴王阖庐之时，得其胜邪、鱼肠、湛卢。阖庐无道，子女死，杀生以送之。湛卢之剑，去之如水，行秦过楚，楚王卧而寤，得吴王湛卢之剑，将首魁漂而存焉。秦王闻而求之，不得，兴师击楚，曰：‘与我湛卢之剑，还师去汝。’楚王不与。时阖庐又以鱼肠之剑刺吴王僚，使披肠夷之甲三事。阖庐使专诸为奏炙鱼者，引剑而刺之，遂弑王僚。此其小试于敌邦，未见其大用于天下也。今赤堇之山已合，若耶溪深而不测。群神不下，欧冶子即死。虽复倾城量金，珠玉竭河，犹不能得此一物，有市之乡二、骏马千疋、千户之都二，何足言哉！”

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：“寡人闻吴有干将，越有欧冶子，此二人甲世而生，天下未尝有。精诚上通天，下为烈士。寡人愿齎邦之重宝，皆以奉子，因吴王请此二人作铁剑，可乎？”风胡子曰：“善。”于是乃令风胡子之吴，见欧冶子、干将，使之作铁剑。欧冶子、干将凿茨山，泄其溪，取铁英，作为铁剑三枚：一曰龙渊，二曰泰阿，三曰工布。毕成，风胡子奏之楚王。楚王见此三剑之精神，大悦风胡子，问之曰：“此三剑何物所象？其名为何？”风胡子对曰：“一曰龙渊，二曰泰阿，三曰工布。”楚王曰：“何谓龙渊、泰阿、工布？”风胡子对曰：“欲知龙渊，观其状，如登高山，临深渊；欲知泰阿，观其钺，巍巍翼翼，如流水之波；欲知工布，钺从文起，至脊而止，如珠不可衽，文若流水不绝。”

晋郑王闻而求之，不得，兴师围楚之城，三年不解。仓谷粟索，库无兵革。左右群臣、贤士，莫能禁止。于是楚王闻之，引泰阿之剑，登城而麾之。三军破败，士卒迷惑，流血千里，猛兽欧瞻，江水折扬，晋郑之头毕白。楚王于是大悦，曰：“此剑威耶？寡人力耶？”风胡子对曰：“剑之威也，因大王之神。”楚王曰：“夫剑，铁耳，固能有精神若此乎？”风胡子对曰：“时各有使然。轩辕、神农、赫胥之时，以石为兵，断树木为宫室，死而龙臧。夫神圣主使然。至黄帝之时，以玉为兵，以伐树木为宫室，凿地。夫玉，亦神物也，又遇圣主使然，死而龙臧。禹穴之时，以铜为兵，以凿伊阙，通龙门，决江导河，东注于东海。天

下通平，治为宫室，岂非圣主之力哉？当此之时，作铁兵，威服三军。天下闻之，莫敢不服。此亦铁兵之神，大王有圣德。”楚王曰：“寡人闻命矣。”

越绝卷第十二

越绝内经九术第十四

昔者，越王句践问大夫种曰：“吾欲伐吴，奈何能有功乎？”大夫种对曰：“伐吴有九术。”王曰：“何谓九术？”对曰：“一曰尊天地，事鬼神；二曰重财币，以遗其君；三曰贵余粟槁，以空其邦；四曰遗之好美，以为劳其志；五曰遗之巧匠，使起宫室高台，尽其财，疲其力；六曰遗其谏臣，使之易伐；七曰疆其谏臣，使之自杀；八曰邦家富而备器；九曰坚厉甲兵，以承其弊。故曰九者勿患，戒口勿传，以取天下不难，况于吴乎？”越王曰：“善。”

于是作为策楯，婴以白璧，鏤以黄金，类龙蛇而行者。乃使大夫种献之于吴，曰：“东海役臣孤句践，使者臣种，敢修下吏，问于左右。赖有天下之力，窃为小殿，有余财，再拜献之大王。”吴王大悦。申胥谏曰：“不可。王勿受。昔桀起灵门，纣起鹿台，阴阳不和，五谷不时，天与之灾，邦国空虚，遂以之亡。大王受之，是后必有灾。”吴王不听，遂受之而起姑胥台。三年聚材，五年乃成。高见二百里。行路之人，道死尸哭。

越乃饰美女西施、郑旦，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，曰：“昔者，越王句践窃有天之遗西施、郑旦，越邦漭下贫穷，不敢当，使下臣种再拜献之大王。”吴王大悦。申胥谏曰：“不可。王勿受。臣闻五色令人目不明，五音令人耳不聪。桀易汤而灭，纣易周文而亡。大王受之，后必有殃。胥闻越王句践昼书不倦，晦诵竟旦，聚死臣数万，是人不死，必得其愿。胥闻越王句践服诚行仁，听谏，进贤士，是人不死，必得其名。胥闻越王句践冬披毛裘，夏披絺绤，是人不死，必为利害。胥闻贤士，邦之宝也；美女，邦之咎也。夏亡于末喜，殷亡于妲己，周亡于褒姒。”吴王不听，遂受其女，以申胥为不忠而杀之。

越乃兴师伐吴，大败之于秦余杭山，灭吴，禽夫差，而戮太宰嚭与其妻子。

越绝外传记军气第十五

夫圣人行兵，上与天合德，下与地合明，中与人合心。义合乃动，见可乃取。小人则不然，以疆厌弱，取利于危，不知逆顺，快心于非。故圣人独知气变之情，以明胜负之道。凡气有五色：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。色因有五变。人气变，军上有气，五色相连，与天相抵。此天应，不可攻，攻之无后。其气盛者，攻之不胜。

军上有赤色气者，径抵天，军有应于天，攻者其诛乃身。军上有青气盛明，从口，其本广末锐而来者，此逆兵气也，为未可攻，衰去乃可攻。青气在上，其谋未定；青气在右，将弱兵多；青气在后，将勇谷少，先大后小；青气在左，将少卒多，兵少军罢；青气在前，将暴，其军必来。赤气在军上，将谋未定。其气本广末锐而来者，为逆兵气，衰去乃可攻。赤气在右，将军勇而兵少，卒疆，必以杀降；赤气在后，将弱，卒疆，敌少，攻之杀将，其军可降；赤气在右，将勇，敌多，兵卒疆；赤气在前，将勇兵少，谷多卒少，谋不来。黄气在军上，将谋未定。其本广末锐而来者，为逆兵气，衰去乃可攻。黄气在右，将智而明，兵多卒疆，谷足而不可降；黄气在后，将智而勇，卒疆兵少，谷少；黄气在左，将弱卒少，兵少谷亡，攻之必伤；黄气在前，将勇智，卒多疆，谷足而有多为，不可攻也。白气在军上，将贤智而明，卒威勇而疆。其气本广末锐而来者，为逆兵气，衰去乃可攻。白气在右，将勇而卒疆，兵多谷亡；白气在后，将仁而明，卒少兵多，谷少军伤；白气在左，将勇而疆，卒多谷少，可降；白气在前，将弱卒亡，谷少，攻之可降。黑气在军上，将谋未定。其气本广末锐而来者，为逆兵，去乃可攻。黑气在右，将弱卒少，兵亡，谷尽军伤，可不攻自降；黑气在后，将勇卒疆，兵少谷亡，攻之杀将，军亡；黑气在左，将智而勇，卒少兵少，攻之杀将，其军自降；黑气在前，将智而明，卒少谷尽，可不攻自降。

故明将知气变之形，气在军上，其谋未定；其在右而低者，欲为右伏兵之谋；其气在前而低者，欲为前伏阵也；其气在后而低者，欲为走兵阵也；其气阳者，欲为去兵；其气在左

而低者，欲为左阵；其气间其军，欲有入邑。

右子胥相气取敌大数，其法如是。军无气，算于庙堂，以知疆弱。一、五、九，西向吉，东向败亡，无东；二、六、十，南向吉，北向败亡，无北；三、七、十一，东向吉，西向败亡，无西；四、八、十二，北向吉，南向败亡，无南。此其用兵月日数，吉凶所避也。举兵无击太岁上物，卯也。始出各利，以其四时制日，是之谓也。

韩故治，今京兆郡，角、亢也。

郑故治，角、亢也。

燕故治，今上渔阳、右北平、辽东、莫郡，尾、箕也。

越故治，今大越山阴，南斗也。

吴故治西江，都牛、须女也。

齐故治临灾，今济北、平原、北海郡、灾川、辽东、城阳，虚、危也。

卫故治濮阳，今广阳、韩郡，营室、璧也。

鲁故治太山、东温、周固水，今魏东，奎、娄也。

梁故治，今济阴、山阳、济北、东郡，毕也。

晋故治，今代郡、常山、中山、河间、广平郡，觜也。

秦故治雍，今内史也，巴郡、汉中、陇西、定襄、太原、安邑，东井也。

周故治雒，今河南郡，柳、七星、张也。

楚故治郢，今南郡、南阳、汝南、淮阳、六安、九江、庐江、豫章、长沙，翼、轸也。

赵故治邯郸，今辽东、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雁门、北郡、清河，参也。

越绝卷第十三

越绝外传枕中第十六

昔者，越王句践问范子曰：“古之贤主、圣王之治，何左何右？何去何取？”范子对曰：“臣闻圣主之治，左道右术，去末取实。”越王曰：“何谓道？何谓术？何谓末？何谓实？”范子对曰：“道者，天地先生，不知老；曲成万物，不名巧。故谓之道。道生气，气生阴，阴生阳，阳生天地。天地立，然后有寒暑、燥湿、日月、星辰、四时，而万物备。术者，天意也。盛夏之时，万物遂长。圣人缘天心，助天喜，乐万物之长。故舜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，而天下治。言其乐与天下同也。当是之时，颂声作。所谓末者，名也。故名过实，则百姓不附亲，贤士不为用。而外口诸侯，圣主不为也。所谓实者，谷口也，得人心，任贤士也。凡此四者，邦之宝也。”

越王曰：“寡人躬行节俭，下士求贤，不使名过实，此寡人所能行也。多贮谷，富百姓，此乃天时水旱，宁在一人耶？何以备之？”范子曰：“百里之神，千里之君。汤执其中和，举伊尹，收天下雄隼之士，练卒兵，率诸侯兵伐桀，为天下除残去贼，万民皆歌而归之。是所谓执其中和者。”越王曰：“善哉，中和所致也！寡人虽不及贤主、圣王，欲执其中和而行之。今诸侯之地，或多或少，疆弱不相当。兵革暴起，何以应之？”范子曰：“知保人之身者，可以王天下；不知保人之身，失天下者也。”越王曰：“何谓保人之身？”范子曰：“天生万物而教之而生。人得谷即不死，谷能生人，能杀人。故谓人身。”

越王曰：“善哉。今寡人欲保谷，为之奈何？”范子曰：“欲保，必亲于野，睹诸所多少为备。”越王曰：“所少，可得为因其贵贱，亦有应乎？”范子曰：“夫八谷贵贱之法，必察天之三表，即决矣。”越王曰：“请问三表。”范子曰：“水之势胜金，阴气蓄积大盛，水据金而死，故金中有水。如此者，岁大败，八谷皆贵。金之势胜木，阳气蓄积大盛，金据木而死，故木中有火。如此者，岁大美，八谷皆贱。金、木、水、火更相胜，此天之三表者也，不可不察。能知三表，可为邦宝。不知三表之君，千里之神，万里之君。故天下之君，发号施令，必顺于四时。四时不正，则阴阳不调，寒暑失常。如此，则岁恶，五谷不登。圣主施令，必审于四时，此至禁也。”越王曰：“此寡人所能行也。愿欲知图谷上下贵贱，欲与他货之内以

自实，为之奈何？”范子曰：“夫八谷之贱也，如宿谷之登，其明也。帝审察阴阳消息，观市之反覆，雌雄之相逐，天道乃毕。”

越王问范子曰：“何执而昌？何行而亡？”范子曰：“执其中则昌，行奢侈则亡。”越王曰：“寡人欲闻其说。”范子曰：“臣闻古之贤主、圣君，执中和而原其终始，即位安而万物定矣；不执其中和，不原其终始，即尊位倾，万物散。文武之业，桀纣之迹，可知矣。古者天子及至诸侯，自灭至亡，渐渍乎滋味之费，没溺于声色之类，牵挛于珍怪贵重之器，故其邦空虚。困其士民，以为须臾之乐，百姓皆有悲心，瓦解而倍畔者，桀纣是也。身死邦亡，为天下笑。此谓行奢侈而亡也。汤有七十里地。务执三表，可谓邦宝；不知三表，身死弃道。”

越王问范子曰：“春肃，夏寒，秋荣，冬泄，人治使然乎？将道也？”范子曰：“天道三千五百岁，一治一乱，终而复始，如环之无端，此天之常道也。四时易次，寒暑失常，治民然也。故天生万物之时，圣人命之曰春。春不生遂者，故天不重为春。春者，夏之父也。故春生之，夏长之，秋成而杀之，冬受而藏之。春肃而不生者，王德不究也；夏寒而不长者，臣下不奉主命也；秋顺而复荣者，百官刑不断也；冬温而泄者，发府库赏无功也。此所谓四时者，邦之禁也。”越王曰：“寒暑不时，治在于人，可知也。愿闻岁之美恶，谷之贵贱，何以纪之？”范子曰：“夫阴阳错缪，即为恶岁；人生失治，即为乱世。夫一乱一治，天道自然。八谷亦一贱一贵，极而复反。言乱三千岁，必有圣王也。八谷贵贱更相胜。故死凌生者，逆，大贵；生凌死者，顺，大贱。”越王曰：“善。”

越王问于范子曰：“寡人闻人失其魂魄者，死；得其魂魄者，生。物皆有之，将人也？”范子曰：“人有之，万物亦然。天地之间，人最为贵。物之生，谷为贵，以生人，与魂魄无异，可得豫知也。”越王曰：“其善恶可得闻乎？”范子曰：“欲知八谷之贵贱、上下、衰极，必察其魂魄，视其动静，观其所舍，万不失一。”问曰：“何谓魂魄？”对曰：“魂者，囊也；魄者，生气之源也。故神生者，出入无门，上下无根，见所而功自存，故名之曰神。神主生气之精，魂主死气之舍也。魄者主贱，魂者主贵，故当安静而不动。魂者，方盛夏而行，故万物得以自昌。神者，主气之精，主贵而云行，故方盛夏之时不行，即神气槁而不成物矣。故死凌生者，岁大败；生凌死者，岁大美。故观其魂魄，即知岁之善恶矣。”

越王问于范子曰：“寡人闻阴阳之治，不同力而功成，不同气而物生，可得而知乎？愿闻其说。”范子曰：“臣闻阴阳气不同处，万物生焉。冬三月之时，草木既死，万物各异藏，故阳气避之下藏，伏壮于内，使阴阳得成功于外。夏三月盛暑之时，万物遂长，阴气避之下藏，伏壮于内，然而万物亲而信之，是所谓也。阳者主生，万物方夏三月之时，大热不至，则万物不能成。阴气主杀，方冬三月之时，地不内藏，则根菱不成，即春无生。故一时失度，即四序为不行。”

越王曰：“善。寡人已闻阴阳之事，谷之贵贱，可得而知乎？”范子曰：“阳者主贵，阴者主贱。故当寒而不寒者，谷为之暴贵；当温而不温者，谷为之暴贱。譬犹形影、声响相闻，岂得不复哉！故曰秋冬贵阳气施于阴，阴极而复贵；春夏贱阴气施于阳，阳极而不复。”越王曰：“善哉！”以丹书帛，置之枕中，以为国宝。

越五日，困于吴，请于范子曰：“寡人守国无术，负于万物，几亡邦危社稷，为旁邦所议，无定足而立。欲捐躯出死，以报吴仇，为之奈何？”范子曰：“臣闻圣主为不可为之行，不恶人之谤己；为足举之德，不德人之称己。舜循之历山，而天下从风。使舜释其所循，而求天下之利，则恐不全其身。昔者神农之治天下，务利之而已矣，不望其报。不贪天下之财，而天下共富之。所以其智能自贵于人，而天下共尊之。故曰富贵者，天下所置，不可夺也。今王利地贪财，接兵血刃，僵尸流血，欲以显于世，不亦谬乎？”

越王曰：“上不逮于神农，下不及于尧舜，今子以至圣之道以说寡人，诚非吾所及也。且吾闻之也，父辱则子死，君辱则臣死。今寡人亲已辱于吴矣。欲行一切之变，以复吴仇，愿子更为寡人图之。”范子曰：“君辱则死，固其义也。立死。下士人而求成邦者，上圣之计也。”

且夫广天下，尊万乘之主，使百姓安其居、乐其业者，唯兵。兵之要在于人，人之要在于谷。故民众则主安，谷多则兵疆。王而备此二者，然后可以图之也。”越王曰：“吾欲富邦疆兵，地狭民少，奈何为之？”范子曰：“夫阳动于上，以成天文，阴动于下，以成地理。审察开置之要，可以为富。凡欲先知天门开及地户闭，其术：天高五寸，减天寸六分以成地。谨司八谷，初见出于天者，是谓天门开，地户闭，阳气不得下入地户。故气转动而上下、阴阳俱绝，八谷不成，大贵必应其岁而起，此天变见符也。谨司八谷，初见入于地者，是谓地户闭。阴阳俱会，八谷大成，其岁大贱，来年大饥，此地变见瑞也。谨司八谷，初见半于人者，余平，熟，无灾害。故天倡而见符，地应而见瑞。圣人上知天，下知地，中知人，此之谓天平地平，以此为天图。”

越王既已胜吴三日，反邦未至，息，自雄，问大夫种曰：“夫圣人之术，何以加于此乎？”大夫种曰：“不然。王德范子之所言，故天地之符应邦，以藏圣人之心矣。然而范子豫见之策，未肯为王言者也。”越王愀然而恐，面有忧色。请于范子，称曰：“寡人用夫子之计，幸得胜吴，尽夫子之力也。寡人闻夫子明于阴阳进退，豫知未形，推往引前，后知千岁，可得闻乎？寡人虚心垂意，听于下风。”范子曰：“夫阴阳进退，前后幽冥。未见未形，此持杀生之柄，而王制于四海，此邦之重宝也。王而毋泄此事，臣请为王言之。”越王曰：“夫子幸教寡人，愿与之自藏，至死不敢忘。”范子曰：“阴阳进退者，固天道自然，不足怪也。夫阴入浅者即岁善，阳入深者则岁恶。幽幽冥冥，豫知未形。故圣人见物不疑，是谓知时，固圣人所不传也。夫尧舜禹汤，皆有豫见之劳，虽有凶年而民不穷。”越王曰：“善。”以丹书帛，置之枕中，以为邦宝。

范子已告越王，立志入海，此谓天地之图也。

越绝卷第十四

越绝外传春申君第十七

昔者，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园。园女弟女环谓园曰：“我闻王老无嗣，可见我于春申君。我欲假于春申君。我得见于春申君，径得见于王矣。”园曰：“春申君，贵人也，千里之佐，吾何讬敢言？”女环曰：“即不见我，汝求谒于春申君：‘才人告，远道客，请归待之。’彼必问汝：‘汝家何等远道客者？’因对曰：‘园有女弟，鲁相闻之，使使者来求之园，才人使告园者。’彼必有问：‘汝女弟何能？’对曰：‘能鼓音。读书通一经。’故彼必见我。”园曰：“诺。”

明日，辞春申君：“才人有远道客，请归待之。”春申君果问：“汝家何等远道客？”对曰：“园有女弟，鲁相闻之，使使求之。”春申君曰：“何能？”对曰：“能鼓音，读书通一经。”春申君曰：“可得见乎？明日，使待于离亭。”园曰：“诺。”既归，告女环曰：“吾辞于春申君，许我明日夕待于离亭。”女环曰：“园宜先供待之。”

春申君到，园驰人呼女环到，黄昏，女环至，大纵酒。女环鼓琴，曲未终，春申君大悦。留宿。明日，女环谓春申君曰：“妾闻王老无嗣，属邦于君。君外淫，不顾政事，使王闻之，君上负于王，使妾兄下负于夫人，为之奈何？无泄此口，君召而戒之。”春申君以告官属：“莫有闻淫女也。”皆曰：“诺。”

与女环通，未终月，女环谓春申君曰：“妾闻王老无嗣，今怀君子一月矣，可见妾于王，幸产子男，君即王公也，而何为佐乎？君戒念之。”春申君曰：“诺。”

五日而道之：“邦中有好女，中相，可属嗣者。”烈王曰：“诺。”即召之。烈王悦，取之。十月产子男。

十年，烈王死，幽王嗣立。女环使园相春申君。相之三年，然后告园：“以吴封春申君，使备东边。”园曰：“诺。”即封春申君于吴。幽王后怀王，使张仪诈杀之。怀王子顷襄王，秦始皇帝使王翦灭之。

越绝德序外传记第十八

昔者，越王句践困于会稽，叹曰：“我其不伯乎！”欲杀妻子，角战以死。蠡对曰：“殆

哉！王失计也，爱其所恶。且吴王贤不肖，不肖不去，若卑辞以地让之，天若弃彼，彼必许。”句践晓焉，曰：“岂然哉！”遂听能以胜。越王句践即得平吴，春祭三江，秋祭五湖。因以其时，为之立祠，垂之来世，传之万载。邻邦乐德，以来取足。范蠡内视若盲，反听若聋，度天关，涉天机，后衽天人，前带神光。当是时言之者，□其去甚微甚密，王已失之矣，然终难复见得。于是度兵徐州，致贡周室，元王以之中兴，号为州伯，以为专句践之功，非王室之力。是时越行伯道，沛归于宋；浮陵以付楚；临沂、开阳，复之于鲁。中邦侵伐，因斯衰止。以其诚行于内，威发于外，越专其功，故曰越绝是也。故传曰：“桓公迫于外子，能以觉悟。句践执于会稽，能因以伯。”尧舜虽圣，不能任狼致治。管仲能知人，桓公能任贤，蠡善虑患，句践能行焉。臣主若斯，其不伯，得乎？易曰：“君臣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此之谓也。

吴越之事烦而文不喻，圣人略焉。贤者垂意，深省厥辞，观斯智愚。夫差狂惑，贼杀子胥，句践至贤，种曷为诛？范蠡恐惧，逃于五湖，盖有说乎？夫吴知子胥贤，犹昏然诛之。传曰：“人之将死，恶闻酒肉之味，邦之将亡，恶闻忠臣之气。”身死不为医，邦亡不为谋，还自遗灾，盖木土水火，不同气居，此之谓也。

种立休功，其后厥过自伐。句践知其仁也，不知其信。见种为吴通越，称：“君子不危穷，不灭服。”以忠告，句践非之，见乎颜色。范蠡因心知意，策问其事，卜省其辞，吉耶凶耶？兆言其灾。夫子见利与害，去于五湖。盖谓知其道，贵微而贱获。易曰：“知几其神乎？道以不害为左。”传曰：“知始无终，厥道必穷。”此之谓也。

子胥赐剑将自杀，叹曰：“嗟乎！众曲矫直，一人固不能独立。吾挟弓矢以逸郑楚之间，自以为可复吾见凌之仇，乃先王之功，想得报焉，自致于此。吾先得荣，后僂者，非智衰也，先遇明，后遭险，君之易移也已矣。坐不遇时，复何言哉。此吾命也，亡将安之？莫如早死，从吾先王于地下，盖吾之志也。”吴王将杀子胥，使冯同征之。胥见冯同，知为吴王来也。泄言曰：“王不亲辅弼之臣而亲众豕之言，是吾命短也。高置吾头，必见越人入吴也，我王亲为禽哉！捐我深江，则亦已矣！”胥死之后，吴王闻，以为妖言，甚咎子胥。王使人捐于大江口。勇士执之，乃有遗响，发愤驰腾，气若奔马。威凌万物，归神大海。仿佛之间，音兆常在。后世称述，盖子胥，水仙也。

子胥挟弓去楚，唯夫子独知其道。事□世□有退，至今实之，实秘文之事。深述厥兆，征为其戒。齐人归女，其后亦重。各受一篇，文辞不既，经传外章，辅发其类。故圣人见微知着，睹始知终。由此观之，夫子不王可知也。恭承嘉惠，述畅往事。夫子作经，揽史记，愤懣不泄，兼道事后，览承传说。厥意以为周道不敝，春秋不作。盖夫子作春秋，记元于鲁。大义立，微言属，五经六艺，为之检式。垂意于越，以观枉直。陈其本末，抽其统纪，章决句断，各有终始。吴越之际，夫差弊矣，是之谓也。故观乎太伯，能知圣贤之分；观乎荆平，能知信勇之变；观乎吴越，能知阴谋之虑；观乎计倪，能知阴阳消息之度；观乎请余，能知□人之使敌邦贤不肖；观乎九术，能知取人之真，转祸之福；观乎兵法，能知却敌之路；观乎陈恒，能知古今相取之术；观乎德叙，能知忠直所死，狂●通拙。经百八章，上下相明。齐桓兴盛，执操以同。管仲达于霸纪，范蠡审乎吉凶终始。夫差不能□邦之治。察乎冯同、宰嚭，能知谄臣之所移，哀彼离德信不用。内痛子胥忠谏邪君，反受其咎。夫差诛子胥，自此始亡之谓也。

越绝卷第十五

越绝篇叙外传记第十九

维先古九头之世，蒙水之际，兴败有数，承三继五。故曰众者传目，多者信德。自此之时，天下大服。三皇以后，以一治人。至于三王，争心生，兵革越，作肉刑。五胥因悉挟方气，历天汉。孔子感精，知后有疆秦丧其世，而汉兴也。赐权齐、晋、越，入吴。孔子推类，知后有苏秦也。权衡相动，衡五相发。道获麟，周尽证也，故作春秋以继周也。此时天地暴清，日月一明，弟子欣然，相与太平。孔子怀圣承弊，无尺土所有，一民所子，睹麟垂涕，

伤民不得其所，非圣人孰能痛世若此。万代不灭，无能复述。故圣人没而微言绝。赐见春秋改文尚质，讥二名，兴素王，亦发愤记吴越，章句其篇，以喻后贤。赐之说也，鲁安，吴败，晋疆，越霸，世春秋二百余年，垂象后王。赐传吴越，口指于秦。圣人发一隅，辩士宣其辞，圣文绝于彼，辩士绝于此。故题其文，谓之越绝。

问曰：“越绝始于太伯，终于陈恒，何？”“论语曰：‘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。’乃太伯审于始，知去上贤。太伯特不恨，让之至也。始于太伯，仁贤，明大吴也。仁能生勇，故次以荆平也，勇于胥忠、正、信、智以明也。智能生诈，故次以吴人也，善其务救蔡，勇其伐荆。其范蠡行为，持危救倾也，莫如循道顺天，富邦安民，故次计倪。富邦安民，故于自守，易以取，故次请余也。一其愚，故乖其政也。请粟者求其福禄，必可获，故次以九术。顺天心，终和亲，即知其情。策于廊庙，以知疆弱。时至，伐必可克，故次兵法。兵，凶器也。动作不当，天与其殃。知此上事，乃可用兵。易之卜将，春秋无将，子谋父，臣杀主，天地所不容载。恶之甚深，故终于陈恒也。”

问曰：“易之卜将，春秋无将。今荆平何善乎？君无道，臣仇主，以次太伯，何？”曰：“非善荆平也，乃勇于胥也，臣不讨贼，子不复仇，非臣子也。故贤其冤于无道之楚，困不死也；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众，并义复仇，倾诸侯也；非义不为，非义不死也。”

问曰：“子胥妻楚王母，无罪而死于吴。其行如是，何义乎？”曰：“孔子固贬之矣。贤其复仇，恶其妻楚王母也。然春秋之义，量功掩过也。贤之，亲亲也。”“子胥与吴何亲乎？”曰：“子胥以困干阖庐，阖庐勇之甚，将为复仇，名誉甚着。诗云：‘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。’夫差下愚不移，终不可奈何。言不用，策不从，昭然知吴将亡也。受阖庐厚恩，不忍去而自存，欲着其谏之功也。故先吴败而杀也。死人且不负，而况面在乎？昔者管仲生，伯业兴。子胥死，伯名成。周公贵一概，不求备于一人。及外篇各有差叙，师不说。”

问曰：“子胥未贤耳。贤者所过化，子胥赐剑，欲无死，得乎？”“盲者不可示以文绣，聋者不可语以调声。瞽瞍不移，商均不化。汤系夏台，文王拘于殷。时人谓舜不孝，尧不慈，圣人不悦下愚，而况乎子胥？当困于楚，刷于吴，信不去耳，何拘之有？孔子贬之奈何？其报楚也，称子胥妻楚王母，及乎夷狄。贬之，言吴人也。”

问曰：“句践何德也？”曰：“伯德，贤君也。”“传曰：‘危人自安，君子弗为；夺人自与，伯夷不多。’行伪以胜，灭人以伯，其贤奈何？”曰：“是固伯道也。棋道厌驳，一善一恶。当时无天子，疆者为右，使句践无权，灭邦久矣。子胥信而得众道，范蠡善伪以胜。当明王天下太平，诸侯和亲，四夷乐德，款塞贡珍，屈膝请臣，子胥何由乃困于楚？范蠡不久乃为狂者？句践何当属莖养马？遭逢变乱，权以自存，不亦贤乎？行伯非贤，晋文之能因时顺宜，随而可之。故空社易为福，危民易为德，是之谓也。”

问曰：“子胥、范蠡何人也？”“子胥勇而智，正而信。范蠡智而明，皆贤人。”问曰：“子胥死，范蠡去，二人行违，皆称贤，何？”“论语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事君以道言耳。范蠡单身入越，主于伯，有所不合，故去也。”问曰：“不合何不死？”曰：“去止，事君之义也。义无死，胥死者，受恩深也。今蠡犹重也，不明甚矣。”问曰：“受恩死，死之善也。臣事君，犹妻事夫，何以去？”“论语曰：‘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’行者，去也。传曰：‘孔子去鲁，燔俎无肉；曾子去妻，藜蒸不熟。’微子去，比干死，孔子并称仁。行虽有异，其义同。”“死与生，败与成，其同奈何？”“论语曰：‘有杀身以成仁。’子胥重其信，范蠡贵其义。信从中出，义从外出。微子去者，痛殷道也。比干死者，忠于纣也。箕子亡者，正其纪也。皆忠信之至，相为表里耳。”问曰：“二子孰愈乎？”曰：“以为同耳。然子胥无为能自免于无道之楚，不忘旧功，灭身为主。合，即能以霸；不合，可去则去，可死则死。范蠡遭世不明，被发佯狂，无正不行，无主不止。色斯而举，不害于道。亿则屡中，货财殖聚。作诈成伯，不合乃去。三迁避位，名闻海内。去越入齐，老身西陶。仲子由楚，伤中而死。二子行有始终。子胥可谓兼人乎？”

问曰：“子胥伐楚宫，射其子，不杀，何也？”“弗及耳。楚世子奔逃云梦之山。子胥兵笞平王之墓，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求救。于斧渔子进谏子胥，子胥适会秦救至，因引兵还。越见其荣于无道之楚，兴兵伐吴。子胥以不得已，迎之就李。”问曰：“笞墓何名乎？”“子之复仇，臣之讨贼，至诚感天，矫枉过直。乳狗哺虎，不计祸福。大道不诛，诛首恶。子胥笞墓不究也。”

维子胥之述吴越也，因事类，以晓后世。着善为诚，讥恶为诚。句践以来，至乎更始之元，五百余年，吴越相复见于今。百岁一贤，犹为比肩。记陈厥说，略其有人。以去为姓，得衣乃成。厥名有米，覆之以庚。禹来东征，死葬其疆。不直自斥，托类自明。写精露愚，略以事类，俟告后人。文属辞定，自于邦贤。邦贤以口为姓，丞之以天。楚相屈原，与之同名。明于古今，德配颜渊。时莫能与，伏窜自容。年加申酉，怀道而终。友臣不施，犹夫子得麟。览睹厥意，嗟叹其文，于乎哀哉！温故知新，述畅子胥，以喻来今。经世历览，论者不得，莫能达焉。犹春秋锐精尧舜，垂意周文。配之天地，着于五经。齐德日月，比智阴阳。诗之伐柯，以己喻人。后生可畏，盖不在年。以口为姓，万事道也。丞之以天，德高明也。屈原同名，意相应也。百岁一贤，贤复生也。明于古今，知识宏也。德比颜渊，不可量也。时莫能用，籥口键精，深自诚也。犹子得麟，丘道穷也。姓有去，不能容也。得衣乃成，贤人衣之能章也。名有米，八政宝也。覆以庚，兵绝之也。于乎哀哉，莫肯与也。屈原隔界，放于南楚，自沉湘水，蠡所有也。

本作品由古典文学网(<http://gudian.hengyan.com>)提供